

旧参
I 246.4
H 2 L-5
(5)

九〇年

蜀山劍俠傳

南

還珠樓主

還珠樓



還珠樓主著

武俠
長篇
蜀山劍俠後傳

第三集

正氣書局印行

天津市人民圖書館
藏書圖記

274473

蜀山劍俠後傳

第三集

目錄

第一回

合璧仗雙心離合神光同消黑管
分身防大敵縱橫劍烈獨朗慧珠

第二回

傳語寄心聲迢遞關山眷懷倫好
玄功增智慧繽紛花雨獨秀英雲

第三回

滿室煥祥輝悟澈玄修欣逢奇福
更生懷大德初窺至寶再警芳魂

第四回

靈桂吐奇馨十里香光明彩焰
仙禽誅老魅千山雷雨亂虹流

武俠
長篇

蜀山劍俠後傳 第三集

還珠樓主著

第一回

合璧仗雙心離合神光同消黑害

分身防大敵縱橫劍器獨朗慧珠

前文金蟬，朱文，余英男三人，由小寒山，急飛依還嶺，行至川藏交界，大雪山上空，飛入天空玄霜凍雲層中，被女仙玄殊，用法力引往橋陵聖墓，留住數日，指點未來之事，因而得知小寒山二女門下鬼奴，乃謝琳新收弟子林映雪，和玄殊一樣，同是鬼仙一流，爲了同仇敵愾，欲往相助，起身時，玄殊說起前途，有一妖邪，名叫褚南川，前被妙一真人，禁閉古陳倉山峽之中，近已脫困而出，過時必要尋仇，并說敵人已到依還嶺，與癩姑李英瓊，開始鬥法，惟恐途中延誤，親身送往，並請衆人，不可直飛依還嶺，須在對面寶城山頂降落，相機而動，等其去往依還嶺上，探看明了情勢虛實，歸報之後，再往應敵，方不致於吃虧等語，說罷，隨同起身，到了途中，玄殊先用一片烟光，將三人遁光飛行之聲，全數隱去，行經寶城山，相隔依還嶺五百里外，便先辭去，三人落到寶城山，往前一看，對面妖光如織，邪霧蒸騰，太乙五烟羅，已籠罩全山，申若蘭率領幾個男女同門，在英瓊定珠慧光籠罩之下，正以法寶飛劍，太乙神雷，朝外亂打，

霹靂之聲，驚天動地，另外火无害，石完，錢萊三人，各仗法寶防身，滿陣飛舞，衝過妖人陣勢，衆妖徒紛紛受傷，但是有形無質之物，隨同爲首二妖人手指之處，避開來勢，連用法寶和石火仙劍，四面猛攻，出沒無常，爲首妖黨，共是七人，內中一個年老的，一足已斷，另一少年，雙足齊脚灣削去，邪法却最利害，因見隨來徒黨，受三小弟子，神雷法寶攻打，連吃大虧，突然暴怒，由身上各飛出一條紫陰陰的人影，晃眼暴長數十百畝大小，巨靈惡鬼也似，滿陣亂抓，三小弟子，均差一點沒被抓中，正自急怒，想再待一會，不等玄殊歸告虛實，先往應援，猛瞥見幻波池中，飛起青熒熒兩道冷光，中雜一點紫色如意形的燈花，大祇如豆，朝當頭一條紫影，飛射過去，剛看出冷光中人，乃是方瑛元皓，帶了英瓊兜率火，出來助戰，忽聽磔磔怪笑，地底突湧起一個，七竅噴烟，大如車輪的怪頭，來勢極快，離三人身前又近，事前毫無跡兆，突然發難，所噴烟氣，宛如七股筆直的弩箭，直朝三人頭臉上噴來，驟出不意，相隔甚近，又當三人遙望依環嶺，觀戰出神之際，以爲本門隱形神妙，敵人多高法力，均難看出，便用邪法試探，也祇探出一點感應，並不見人，雖敵尙遠，一時大意，未用傳聲問答，致被妖邪查聽出語聲所在，冷不防施展邪法，將元神所附神魔，由地底飛出，猛下毒手暗算，因三人隱形神妙，看不出人的形貌，和并立之處，又知敵人，均非庸手，隱形之外，恐還有別的

防身法寶，惟恐相隔太近，一下撞上，害人不成，弄巧成拙，陰謀邪法，雖極凶毒，相隔却在丈許左近，準備一擊不中，再相機行事，欲留退路，沒敢逕由三人脚底冒出，而金蟬朱文，均有至寶防身，遇見敵人暗算，每能自生感應，最具妙用的是那玉虎，而天心雙環，雖因二人到手不久，發時不是雙心合璧，威力妙用，要差許多，不似玉虎，遇見邪法暗算時，不由寶主人主持發動，也能發出大片神光，自行抵禦，先擋一陣，也能現出警兆，當那七股五顏六色的邪烟，朝着三人，迎面噴來之際，金蟬胸前玉虎，自然大放毫光，將其敵住，擋了一擋，三人立時警覺，百忙中，誤以為隱身之法，已被敵人窺破，怒火頭上，便不再行法隱身，各指飛劍，朝怪頭夾攻上去，仗着法寶之力，雖未中邪受傷，但發現時，朱文立得較前，玉虎神光，照例先護主人，非經行法運用，不會發出全力，祇管金蟬應變神速，就這瞬息之間，朱文英男，已聞到一股腥穢之氣，其臭難聞，如非功力深厚，幾乎暈倒，不由大怒，見金蟬一面運用玉虎神光，防護三人，一面已將霹靂雙劍，發將出去，二女也各把飛劍，相繼發出，滿擬這類邪法，手到可破，決禁不起仙劍威力，誰知那怪頭，原是千年前古墓中的一個大骷髏頭，本已歲久通靈，和地底收斂的黑眚之氣，陰毒非常，後被妖人褚南川，費了不少心力，將其收去，重用邪法，煉成神魔，已是有形無質之物，大小變化，全可由心運用，凶威越盛，自從陳倉

山峽，破禁逃出，被黃龍山猿長老，加以重創，心中恨毒，復仇之心更急，這日正要趕往峨嵋，相機暗算，途遇五台派妖婦，萬妙仙姑許飛娘，說道友脫困不久，對於目前形勢虛實，尚不深知，照此前往，萬無勝理，第一那凝碧崖，先就無法攻進，隨把峨嵋開府經過，以及敵人近年的威勢，詳細說出，與其作那有敗無勝的，冒失舉動，何如趁着敵人師長閉關，一般門人，正各開闢別府，羽毛未豐，難關重重之際，分別暗算。祇把主要的去掉幾個，將來報仇，便少好些阻力，妖人聞言，才知今日形勢，已非昔比，枉用多年心機，煉成神魔異寶，滿擬可制仇人死命，不料對方法力，比他更高，又急又恨之下，便向求教，飛娘說，自己也是懷仇多年，不敢輕舉妄動，近得一前輩女散仙之助，仗他一件至寶，觀查敵人動靜，了如指掌，看出依還嶺，不久有事，前往尋仇的人，雖有東海雙凶師徒，和幾位隱居海外多年的，有名人物，論起法力，和這多年來，所煉法寶，個個利害，結局恐仍不能成什大功，不過，這般小狗男女，本是末學新進，爲了人多勢盛，又得有好些奇遇，仗着幾件前古奇珍，專與旁門中人爲難，全都驕橫自恃，聽那前輩女仙說，此數十年中，爲了峨嵋師徒，樹敵太多，到處荆棘，又以正統自命，好大喜功，明知門人，功力不夠，偏令其自闢別府，獨立門戶，在外修積，就便考查他們道力，表面借此激勵，實則開府時，礙於情面，所收門人太多，高下不齊，意欲借此

淘汰，此後當有不少傷亡，敵人已然明言，聽其自身修爲，以各人道行定力，排除萬難，最好不與正面爲敵，祇在有人向其夾攻之時，暗放冷箭，以免勝之不武，不勝爲笑，萬一時機巧合，將他門下，號稱三英，二雲，七矮，四大弟子等，著名惡徒，除去幾個，不特可挫仇敵威名，掃他臉面，並還可將他們法寶飛劍得來，好些益處，隨將最近峨嵋小輩羣仙的動靜虛實，一一指明，并說，你不必存什奢望，現有兩個小狗男女，日內將要往返大雪山，和古陳倉附近，內中一個男孩，便是你那強仇大敵的累生愛子，同行二女，一是三英中的余英男，另一賤婢，也非尋常，我最恨他，祇能殺死一個，便可得到衆同道的敬仰，認爲快事，祇是這般小狗男女的師長，雖然閉關，不似以前隨時出頭袒護，但有些老不死的，加以暗助，得信卽來，神速異常，這般人僧道男女俱有，全都法力高強，內有幾個賊尼賊和尚，更是利害，行踪隱祕，不易觀查，經我力請，那位女仙，爲此還耗了一點元氣，也祇看出三日後，小狗男女中間飛行的一段，當在雪山上空飛行時，眼看前面凍雲之中，飛來了許多利害強敵，不知何故，忽然失蹤，又隔三日，忽在橋陵前面，空中出現，同行還有一個女鬼，也是一閃不見，僅算出是往依還嶺應援，却在寶城山頂，先行降落，道友如自信得過，可照我所說，沿途跟蹤尋去，如查不見形迹，可在寶城山頂落下，留神查探，當可有望，妖人不知妖婦故意激

將，使其暗助東海雙凶，以分敵人兵力，竟爲所動，便照所說到日趕往橋陵，還未到達，遙望前面空中，果有極強烈的遁光飛行，正待急追上去，忽然不見，聲影皆無，這才看出敵人利害，飛娘所說，並非虛語，想起初出困便遇猿長老，吃了大虧，這幾個敵人，年紀雖輕，單這劍遁，已有如此威力，那幾件仙府奇珍，當更利害，不由挫了一點銳氣，雖覺對方不是易與，但一想到前仇深重，怨毒多年，仇敵現成一派宗主，聲勢浩大，仇已無法再報，難得這三人中，便有他愛子在內，如能就此除去，多少也可洩恨，念頭一轉，凶心又起，忙照預計追去，妖人陰險刁狡，平日專說大話，每到切身利害關頭，便名顧忌，初見三人遁光，本就懷有戒心，到後發現依還嶺上，惡戰方酣，雙方均有驚人法力，和諸般異寶，這等陰惡的場面，尙是初見，尤其當中那團慧光，是件佛門至寶，妙用無方，敵人仗他防身，先立不敗之地，再想起飛娘所說女鬼，未言姓名來歷，頗似昔年一個對頭行徑，當三小敵人，隱形之前，曾見空中，似有淡烟飛揚，遁光強烈，也未看清，後便不見，此時想起，正是昔年所害冤魂，如若是他，豈不盡知自己虛實，但盼他與仇敵，道路不同，無顏再與連合才好，否則，事更討厭，一時舉棋不定，爲難了一陣，正查看不出敵人踪跡，後因金蟬等三人，久候玄殊不來，遙望依還嶺上，情勢逐漸危急，一時大意，祇顧指點議論，意欲不等玄殊歸報，先往應援，妖人恰

在前面不遠，當時聽去，才知敵人，隱形觀戰，在此已久，因拿不定那冤家對頭，是否也在一起，又等了等，聽出共祇三人，並無冤魂在內，再一想起前仇，立時下手，妖人也真狡猾，又精地道之術，聽出敵人語聲以後，先就隱入地底，一面運用邪法，向上查總，一面暗放冷箭，先不出現，却將所煉神魔，由地底飛出，冷不防，朝敵暗算，滿擬所煉神魔，乃千餘年前妖魂，具有奇毒無比的黑毒陰殺之氣，再經多年苦煉，已與本身元靈相合，成了第二化身，凶威絕大，變化多端，能一舉成功，自是極妙，否則，這類有形無質的凶魂煞氣，大小由心，隨分隨合，敵人法寶飛劍，多麼利害，也祇防身，想要除去，非容易，經此一試，當可查知對方強弱，如有勝望，便把本身元神飛出，與之相合，稍見不妙，立時飛回，地道逃走，敵人多高法力，也追不上，自以為是退路打好，有勝無敗，萬不料敵人法寶，如此神妙，眼看驟出不意，必要中邪暈倒，忽然放出萬點銀花，千重靈雨，毫光電射之下，神魔首被阻住，敵人隨即現身，發出四道劍光，上前夾攻，內中一道，亮如紅電，威力更大，如非多年苦煉，神魔也擅玄功變化，隨着敵人劍光縱橫交織之下，分化出大小百數十個同樣神魔，一面環繞敵人，上下飛舞，一面乘隙進攻，稍差一點，早為所滅，就這樣，元氣也損耗了不少，正在心中驚疑，急怒交加，進退兩難，金蟬等三人，見那怪頭，七竅噴烟，形態獷惡，劍光到處，眼看

斬成兩片，轉瞬又復成形，越來越多，正打算把天心雙環，離合神圭，放出一試，就這應變瞬息，先後三兩句話的功夫，忽聽耳旁，有人說道，這妖孽便是齊道友昔年誤放的凶人，本身現藏地底，頗具神通，身旁並還藏有妖書，和幾件邪法異寶，均甚凶毒，因其爲人陰險無恥，狡詐非常，不是看出有必勝之望，不肯輕易現身，除他甚難，英男的南明離火劍，威力太大，妖孽已有戒心，再將雙環神圭放出，定必驚走，萬萬不可，速朝西北方，我所現幻影，分頭迎敵，祇留朱文與之相持，妖孽定必生心，將本身元神飛出，妄想乘機下手，把朱文擒去，自然有人制他，金余二人，再回來攻，便可除此大害，往依還嶺應援了，語聲似一老婦，聽去極遠，但又字字真切，知是一位前輩女仙，暗中指點，同時西北方，果有兩妖人出現，凌空飛來，忙即依言行事，朱文裝出受那羣魔環攻，獨力難支，且戰且退，跟着，又將飛劍招回，相助防身，故意大聲急呼，蟬哥，余師妹，快些回來，邪法利害，我三人不可分開，說時，金余二人，已和幻影鬥在一起，方覺那幻影竟和真的一樣，所用飛劍法寶，均非尋常，祇不說話，心方驚疑，妖人褚南川，藏身地底，雖然打好主意，天性多疑，仍在盤算顧慮，又要報仇，又怕敵人身藏至寶，果如飛娘所言，靈嶠玉虎，已是神妙，那前古奇珍天心環，又是專一剋制神魔之寶，未見取用，正想再待一會，看其是否有此法寶，再定進止，猛瞥見西北方飛來

兩道遁光，中現兩個非僧非道的怪人，法力頗高，對面三敵，忙卽分頭迎上，神態似頗驚慌，內一少女，稍爲落後，已被大羣神魔圍住，雖因敵人飛劍法寶，防護嚴密，不曾受傷，勢已不支，暗忖，聽飛娘說，此女便是金蟬之妻朱文，天心環如在手內，早已放出，怎會至今不見施爲，也許被人借去，伎倆祇此，現已刀竭技窮，下餘二敵，一個持有南明離火劍，已難近身，一個更有靈嶠玉虎防護，決難加害，難得有人相助，莫如混水撈魚，先將此女攝走，好歹不虛此行，人寶兩得，念頭一轉，因見朱文防身寶光，頗具威力，神魔又爲南明離火劍所傷，一面更須防到金蟬回援，用玉虎神光，將其護住，白用心思，一聽朱文大聲急呼，奮力突圍，想與金蟬會合，退出老遠，同時瞥見，新來兩怪人，竟非金余二人之敵，也是且戰且退，已被追過嶺去，除却雙方飛劍法寶，隔着嶺脊，在空中起落追逐而外，人已難得現形，金余二人，似與來人，仇恨太深，一味前攻，對於身後同伴，連聲呼援，尙未顧及，既覺機不可失，對於朱文，又起了邪心，覺與昔年所害妖魂相似，勾動舊情，越看越愛，暗忖再不下手，等待何時，冤魂既未如己所料，與敵一路，有何顧忌，一時色令智昏，忙將元神飛出地面，與神魔相合，經此一來，凶威大增，朱文先是假敗，及見一片五顏六色的妖光，中擁一個妖人影子，自地飛起，迎面撲來，一閃不見，隨聽惡鬼歡嘯之聲，環繞身側的無數怪頭，忽然散去，

祇剩兩個，懸空不動，東西相對，七竅中所噴邪氣，却似十幾股瀑布，兩下交織，將自己裹在中央，遁光當時便被滯住，上下四外，重如山岳，休想移動，知道妖人元神，已然飛出，這等利害，也自驚心，又恐誤用天心環，和別的法寶，將其驚走，祇得一面小心防禦，暗取法寶，以備萬一，一面暗用傳聲，催金蟬英男，卽速隱形飛回，內外夾攻，一舉將妖人除去，金余二人，本是做作，當妖人元神，與神魔剛一會合，那兩條幻影，忽然不見，料知大功將成，本要飛回，因方才所聞，制伏妖孽的人，尙還未到，惟恐打草驚蛇，心中躊躇，忽接朱文傳聲，想起方才隱形法，並未破去，立被提醒，忙卽隱形飛回，剛一到達，見所料的人，不知何故，尙還未到，邪法却甚利害，暗忖，方才所聞傳聲，許是要令自己先發，也未可知，好在這兩三件法寶，均是專制邪魔的尅星，妖人元神，和所煉神魔，如被制住，趁下肉身，也易尋找，所重不過是那妖書，祇須把火无害，和幾個會地道的，隨便找一個來，當時便可尋見，好容易把妖魂誘出地面，萬一時久生變，被他逃去，再想除害便難，互用傳聲商量，均覺有理，朱文因被邪氣裹住，壓迫越緊，本覺難於忍受，怪口中又發出一種異聲，淒厲刺耳，從所未聞，連金余二人聽去，却覺心神怔忡，難於自制，看出利害，一聲招呼，同時下手，金朱二人的天心雙環，首先飛起，妖人一見兩圈心形寶光，條地高懸，各發奇光，相對照射，知道上

當，仗着所煉法寶，均與元神相合，又都有形無質之物，隱現由心，慌不迭由怪口中，噴出兩道妖光，兩個怪頭，立合爲一，電也似急，忙往來路飛遁，妖人玄功變化，本極高強，人更機警，天心雙環，竟差一點沒將他罩住，幸而余英男，早已防到，不特早就隱形埋伏在前，並將離合神圭放起，連寶光也行法掩去，等到妖人，百忙中星飛電掣，往回飛遁，爲了當地，已在天心雙環，寶光籠罩之下，心計又巧，惟恐入網，不敢直往地中飛落，逕朝來路藏原身處，斜射過去，本是取巧，準備這等逃法，可以稍快，元神復體，立可地遁逃走，剛飛出不遠，猛覺一股極大吸力，迎面吸來，情知不妙，忙往旁遁，已自無及，那天心雙環的青白二色寶光，已同飛射過來，眼前忽又現出一幢烏油油一橫，另外一幢紫巍巍，烏油油，中雜五色光線的奇光，突由地上出現，將元神夾在中間，待與先見那幢奇光相合，知是前古奇珍離合神圭，祇被合攏，寶光連變五色，不論人和法寶，全被消滅，萬分情急之下，仍想捨寶逃生，忙將多年苦煉的幾件法寶，全數施爲，連神魔拚着一齊葬送，以圖逃走，妖人邪法，也真利害，祇見四道各色妖光，突由怪口中，電射而出，晃眼暴長，五雲離合神圭的寶光，何等威力，竟被擋開了些，等到兩面神圭寶光，往起一合，那大如車輪的怪頭，連那四道妖光，雖全消滅，妖魂却被

乘隙遁出，初意，敵人祇當元神與神魔相合，神魔已然消滅，自己又是隱形遁走，逃生當可有望，飛出圈外一看，天心雙環，也是東西相對，互射霞輝，雖未合攏，自己仍在寶光籠罩之下，逃不出去，祇暫時還不致於滅亡，而已萬分驚惶之下，正以為隱形神妙，還有萬一之望，不知冤家遇見對頭，早有仇人，暗中主持，離合神圭，祇是伏誅以前，多饒上的苦頭，元神早在寶光禁制圈內，不過敵人，受有高明指教，想取他一件東西，等其吐口，尚未下那殺手而已，妖人終是修煉多年，見多識廣，稍為觀查便發覺形勢不妙，再一細看，隱形法早被寶光照破，敵人三面對立，先見神圭，已二次飛起，祇未進攻，相對微笑，似在傳聲問答，斷定凶多吉少，想起形神皆滅之慘，心胆皆寒，忙朝金蟬跪下，哀聲求道，我與令尊妙一真人，原是故交，祇為一事生嫌，致成仇敵，他復將我困在古陳倉山峽以內，並未加害，可知還念舊情，我那裏藏有他一件東西，尙未奉還，別的不求，望你看令尊分上，也不求放，祇允將我擒往峨嵋仙府，聽憑尊發落，便將他多年想要取回的東西，由我取出奉還，我固能保得殘魂轉世，從此改邪歸正，便道友，是奇功一件，你看如何，金蟬還未答話，忽一少女接口怒罵道，你這狼心昧良的妖孽，在做夢呢，你看你那造孽無窮的臭皮囊，今在何處，惡貫已盈，還在妄想逃命不成，隨聽一聲輕雷過處，離合神圭光幢前面，突現出一根木柱，青光閃閃，長

約丈許，凌空而立，四面均有黑烟環繞，柱上釘着一個妖人尸首，女仙玄殊，忽現身形，手指妖魂喝罵，緊跟着，地底又有一溜黑烟飛出，一閃即收，現出一個醜女，先朝金蟬等三人禮拜道，弟子林映雪，拜見三位師叔，隨對玄殊道，果不出恩師所料，那玉匣果藏在他老巢地心油泉眼內，如非大師伯所賜梅檀靈符，休想取出，且喜大功告成，幻波池形勢已急，無須再對這廝拷問，就此除害，免得多生閑氣，妖人自從二女，相繼出現，越發面現驚疑之容，聽完似知無幸，又朝金蟬苦求道，貴派玄門正宗，不可聽信左道妖邪之言，這兩女鬼，均非好人，先來那個，好似我那昔年對頭，以前曾在北邙山妖鬼，冥聖徐完情婦，血河仙娘，鬼姥鄢妮門下，不知何故，形貌變得這樣醜怪，此鬼最是陰柔反復，千萬留意，不可上他的當，令尊想取回之物，便與他有關，昔年令尊，爲想救他改邪歸正，曾費不少心機，比時令尊，尙未成道，此女也還未死，令尊見他才貌雙全，幾乎爲他所迷，此女因以前對於令尊負心，兵解之後，又入血河鬼姥門下，一則無顏往見，後來此女，雖由鬼姥門下逃出，但他有一面元命牌，和鬼姥禁制元神的三根燈草，以及令尊夫婦所贈法寶靈丹，一封柬帖，均藏在一個玉匣之內，被我在鬼姥遭劫前三日，冒險取來，知那三根燈草，關係他將來成敗，如不取回，用仙佛兩門大法，將其化去，無論法力多高，終無成功之望，再被邪教中人得去，更是永遠受制，

乘隙遁出，初意，敵人祇當元神與神魔相合，神魔已然消滅，自己又是隱形遁走，逃生當可有望，飛出圈外一看，天心雙環，也是東西相對，互射霞輝，雖未合攏，自己仍在寶光籠罩之下，逃不出去，祇暫時還不致於滅亡，而已萬分驚惶之下，正以為隱形神妙，還有萬一之望，不知冤家遇見對頭，早有仇人，暗中主持，離合神圭，祇是伏誅以前，多饒上的苦頭，元神早在寶光禁制圈內，不過敵人，受有高明指教，想取他一件東西，等其吐口，尚未下那殺手而已，妖人終是修煉多年，見多識廣，稍為觀查便發覺形勢不妙，再一細看，隱形法早被寶光照破，敵人三面對立，先見神圭，已二次驚起，祇未進攻，相對微笑，似在傳聲問答，斷定凶多吉少，想起形神皆滅之慘，心胆皆寒，忙朝金蟬跪下，哀聲哭求道，我與令尊妙一真人，原是故交，祇為一事生嫌，致成仇敵，他復將我困在古陳倉山峽以內，並未加害，可知還念舊情，我那裏藏有他一件東西，倘未奉還，別的不求，望你看在令尊分上，也不求放，祇允將我擒往峨嵋仙府，聽憑令尊發落，便將他多年想要取回的東西，由我取出奉還，我固能保得殘魂轉世，從此改邪歸正，便道友是奇功一件，你看如何，金蟬還未答話，忽一少女接口怒罵道，你這狼心昧良的妖孽，在做夢呢，你看你那造孽無窮的臭皮囊，今在何處，惡貫已盈，還在妄想逃命不成，隨聽一聲輕雷過處，離合神圭光幢前面，突現出一根木柱，青光閃閃，長

約丈許，凌空而立，四面均有黑烟環繞，柱上釘着一個妖人尸首，女仙玄殊，忽現身形，手指妖魂喝罵，緊跟着，地底又有一溜黑烟飛出，一閃即收，現出一個醜女，先朝金蟬等三人禮拜道，弟子林映雪，拜見三位師叔，隨對玄殊道，果不出恩師所料，那玉匣果藏在他老巢地心油泉眼內，如非大師伯所賜梅檀靈符，休想取出，且喜大功告成，幻波池形勢已急，無須再對這廝拷問，就此除害，免得多生閑氣，妖人自從二女，相繼出現，越發面現驚疑之容，聽完似知無幸，又朝金蟬苦求道，貴派玄門正宗，不可聽信左道妖邪之言，這兩女鬼，均非好人，先來那個，好似我那昔年對頭，以前曾在北邙山妖鬼，冥聖徐完情婦，血河仙娘，鬼姥鄒妮門下，不知何故，形貌變得這樣醜怪，此鬼最是陰柔反復，千萬留意，不可上他的當，令尊想取回之物，便與他有關，昔年令尊，爲想救他改邪歸正，曾費不少心機，比時令尊，尙未成道，此女也還未死，令尊見他才貌雙全，幾乎爲他所迷，此女因以前對於令尊負心，兵解之後，又入血河鬼姥門下，一則無顏往見，後來此女，雖由鬼姥門下逃出，但他有一面元命牌，和鬼姥禁制元神^①的三根燈草，以及令尊夫婦所贈法寶靈丹，一封束帖，均藏在一個玉匣之內，被我在鬼姥遭劫前三日，冒險取來，知那三根燈草，關係他將來成敗，如不取回，用仙佛兩門大法，將其化去，無論法力多高，終無成功之望，再被邪教中人得去，更是永遠受制，

爲人奴役，不得超生，令尊夫婦，昔年又知此女生具仙根夙慧，雖入旁門，乃是命中注定的魔孽，非其本心，身世太已可憐，曾說，無論他行爲如何，多麼險阻艱難，也必以全力，助他超劫成道，實不相瞞，當初我便以此要挾，令尊不肯殺我，一半固爲昔年相識，他爲人仁厚，不爲己甚，一半也是爲此顧忌，我因令尊法力在我之上，恐被奪去，曾設疑兵之計，照原樣製成三個玉匣，並用法力煉過，使其形式大小，以及由玉裏映出來的鬼火螢光，連同三根燈草所打符結的痕影，全都一樣，分藏在三處地心火泉眼中，其實全是偽物，真的並不在內，方才所說，乃我故居藏處之一，地心之下，除藏有大量火氣油泉而外，並有大量毒烟，與陰煞之氣，稍爲激動，立時火山爆發，引出巨災，多高法力，也難犯此奇險，即便取出，仍非原物，有何用處，好在我無他望，祇求將我擒送回山，聽從令尊夫婦處置，我雖多此一線生機，與你也有益無損，果真該死，令尊決不會放我逃命，有什相干，如其不聽良言，我肉身已被仇人制住，元神又禁寶光之內，固是必死，但我形神俱滅，瞬息之間，此鬼也必與我同歸於盡，令尊對此女鬼，頗爲愛重，決不念他舊惡，以前百計千方，苦心愛護，又曾累次聲言，將來非要救他脫險不可，此時明有可生之機，被你三人錯過，不特沒有助他超脫鬼趣，反使滅亡更快，令尊夫婦，豈不怪罪，先前原想求你三人，恩施格外，將我生擒回山，現我肉身，已被仇

人，用天狼釘，釘在太乙神木之上，即便令尊饒我，也成殘廢，自知罪孽深重，此鬼先容我不得，你們見我元神復體，也未必放心，如今祇求將我元神，禁入離合神圭以內，免得疑我逃走，我那肉體，任憑誅戮，決無怨言，但我得道多年，原身曾經苦煉，你們飛劍法寶，雖然利害，至多殺死，仍難消滅，最好將你本門中的太乙神雷，由上而下，前後夾攻，將其震散，下手越辣越好，以使你們安心，仇人也可消那多年怨毒之氣，等到峨嵋，令尊即便行誅，我也甘心，你看如何，三人原因鬼仙玄殊，隱形先到，預示機宜，一切全聽招呼行事，及聽林映雪那等說法，滿擬妖人形神，全被困住，多年失盜之物，又經取回，雙方仇恨極深，當必下手，誰知妖人發話時，林映雪忽說要往前面探敵，仍化黑烟，往地底鑽去，玄殊站在英男身旁，注聽妖人，滿臉悲憤之容，一言不發，等到妖人，把話說完，方想謝氏姊妹，均有極高法力，既探出玉匣藏處，命門人深入地心，將其取出，如何仍是假的，妖人所說，分明有挾而求，玄殊空自悲憤，不肯下手，可見事關重大，投鼠忌器，現當強敵來犯緊要關頭，離合神圭，常要應用，如將妖魂，禁在其內，大是不便，就此除去，又恐果如所言，使玄殊受害，聽妖人之言，父母師長，和玄殊交情頗深，越發不敢造次，正打不起主意，玄殊忽然冷笑道，無恥妖孽，依了白谷逸道友梁孟，你這無恥昧良的妖孽，固早伏誅，我也早有成就，祇爲我那恩人夫

婦，宅心仁厚，顧念舊交，雖然對你痛恨，仍想苦心保全，使你終有一日悔禍回頭，將玉匣交還，饒你一命，又因比時，你得那老妖婦之助，事前用邪法迷踪，並將禁我真神的玉匣，用邪法封閉，非我本人到場，用正邪雙方法力，和四十九日苦功，不能破禁取出，將其好好化去，使我本身元神，不致遭受危害，比時齊道友夫婦，雖是累世修爲，未來一教宗祖，畢竟轉世年淺，前幾生的法力，尙未回復，正以道心毅力，苦鬥邪魔，每日勤修內功外行，危機密佈，強敵四伏，幾次救我脫難，均在萬分忙迫之中，並還爲我誤了兩次大事，急切間，無暇運用玄功，破法推算，而我又因愧對良友，心懷不安，祇管照他期許，守我心志，最後情勢危急，竟將我平素最愛惜的原身捨去，方欲轉世重修，再與相見，不料又被血河妖婦，強行收去，雖因心志堅貞，向其力爭，在他門下，未和別的鬼女一樣，服那賤役，畢竟仍是一個妖鬼，何顏再與良友相見，一面欲忍，勉習邪法，一面暗中修爲，老妖鬼本對我不放心，如非見我資質稍好，意欲誘迫，使其心服，作他傳衣鉢的弟子，以與妖鬼徐完，旗鼓相當，各豎一幟，早受煉魂之慘，後來爲了憐愛太甚，雖用他妖鬼教中，極大邪法，用三根燈草，將我元神禁住，始終不肯與別的女鬼，一般看待，不經他本人行法施爲，平日簡直無什感應，妖鬼徐完以外，更無第三人，能用此草，對我侵害，便別的妖邪得去，至多累我難於超劫成道，別無用處，

就這樣，老鬼還防徐完，生心加害，煉一玉匣，連齊道友所贈簡帖靈丹，和一道神符，全藏在內，並說，他生平對人，素少情分，淫惡凶殘，直無人理，不知何故，對我愛極，不忍稍爲侵害，近年算出，運數將終，預兆不妙，偏算不出一定時日，爲了愛我，特煉玉匣，藏此禁物，未來之事難料，如肯回心轉意，在仲應劫以前，傳授衣鉢，此匣自能隨意啓閉，否則，祇有正教中的純陽真火，與太乙神雷，能將其破去，因是向無惡行，正教中人，決不致於加害，等他遭劫之後，可持此匣，尋一法力高的正教中人，請其用本身純陽真火將匣打開，再用四十九日苦功，將燈草化去，便可如願轉歸正教，如用太乙神雷，玉匣雖破，多年苦煉的元神，必遭毀滅，破法時，必有感應，非本人在旁不可，好在恩人夫婦，俱都憐。遭遇，平日還在百計盡心，況當存亡禍福關頭，定必出力無疑，除此一線生機，是他爲我所留，別的同道，便把此匣得去，也難運用等語，也幸仗此一來，我才得以鬼魂，遁入橋陵，煉成形體，與生人無異，爲了愧對良友，一面毀容易貌，一面照他所說，苦志潛修，打算於萬分艱危之中，以旁門法力，煉到時候，再往相見，不知此匣，被你乘人於危，鬼計騙盜了去，蓄有陰謀，以爲鬼姥言行如一，決不加害，外人得去，不能傷我，未加理會，恩人夫婦，尋我不見，再一投鼠忌器，才將你禁閉陳倉古道山峽之中，一晃多年，不曾再見，近始得知，你已逃出，非但不曾

悔禍，反到變本加厲，也不想開府時，海內外左道妖邪，想要乘機暗算的，不知多少，不是當時伏誅，便是知難而退，你有多大本領，妄想以卵敵石，我早就想要尋你了，斷以前公案，祇爲知你陰險狹詐，那三個玉匣藏處，祇管伏有危機，使人不敢輕取，也許真的一個，仍不在內，盤算多日，才和我記名弟子林映雪，商計停當，仗小塞山謝家姊妹之助，料你復仇心甚，向來虎頭蛇尾，口發狂言，稍見不妙，立時縮退，特在三位道友歸途，故意顯露一點形迹，以爲引逗，恰巧你受妖婦許飛娘愚弄，意欲避重就輕，誤認後起的人好欺，趕來暗算，實則，我師徒早有準備，將你元神誘出原身，困住以後，再由映雪出面，設詞相試，其實，你那三處假地方，他並未去，本還拿不定真匣，藏在何處，也是你方才情急偷生，自露口風，我才明白過來，你這喪盡天良的妖孽，今已惡滿數盡，還不自行獻上，臨死尙要多受苦痛麼，妖人先和門敗了公雞一般，戰兢兢跪在地上，垂首敬聽，不時偷覷玄殊，現出乞憐之容，聽完，略一尋思，似知絕望，忽然縱起，戟指罵道，狗潑婦不必太狂，你如知道利害，答應放我元神，自將玉匣獻上，否則，任你恐嚇試探，百計詐我，我不說出實在地方，我死你也休想活命，玄殊笑道，你當我真不知道麼，我先因多年未見，不知你的深淺，爲防萬一，想使多受苦痛，迫你現出玉匣，特意託人，向猿長老，借來一根天狼釘，準備如不吐實，或是元神漏網，

無法尋踪，用以制你，不料天心雙環的威力，和三位道友的神通，竟比意料還高，方才還覺多此一舉，後你自露馬脚，才知此寶，仍是有用，休說你元神已被困住，想借刀殺人，在太乙神雷猛擊之下，使我同歸於盡，無異夢想，便你元神，僥倖逃走，遂你邪法陰謀，由太乙神雷，將肉身震成粉碎，借此對我暗害，也是水中撈月，全無指望，你雖罪深孽重，我先前並未想爲己甚，既是這等說法，且教你多受一點罪孽，看你是否肯說實話，說罷，將手一指，那天狼釘，長祇七寸，是一釘形藍光，釘住妖人肉體命門，另有四根黑色長釘，分釘手足於神木之上，突然光華一齊大盛，妖人立時疼得通身抖顫，冷汗交流，元神立受感應，同時悲聲慘號起來，掙扎着轉跪玄殊面前，厲聲哭喊，玄妹饒我，情願明言，祇求少受罪孽，玄殊正要停手，隨聽有人接口道，這妖孽萬分可惡，不可停手，也用不着他說實話，弟子已將玉匣探明，用法寶護住，祇等他罪孽受夠，就出來了，妖人一聽，是林映雪的口音，由原體腹中發出，當時面容慘變，怒吼一聲罷了，剛罵得狗賤人三字，玄殊已接口答道，依還嶺雙方正在惡鬥，雖然無礙，三位道友未必放心，這妖孽已遭惡報，我們適可而止罷，話未說完，把手一揚，天狼釘突然暴長，妖人頭上，隨起了一股精藍色的光氣，倒捲而下，身後神木青光，同時大盛，兩下一合，全身逐漸消溶，一溜黑烟，相繼破腹而出，落地現出林映雪，手捧一個三寸大小的圓

玉匣，玄殊左手接過，右手朝前一招，金石二人，巴不得早將妖人除去，好往依還嶺應援，接到號令，立將雙環合璧，妖人形神，兩均受制，正在苦痛萬分，本想毒口咒罵，激怒敵人，以求速死，及見林映雪，手持玉匣，裂腹飛出，原身爲天狼釘所發藍色怪火，逐漸燒溶，正覺苦痛難當，玄殊已和金石二人，一同下手，祇咒罵得半聲，便遭慘報，形神皆滅，衆人各將法寶收去，會合一起，金蟬等三人，因玄殊前輩鬼仙，父師舊交，先前不知，重又行禮，欲改稱謂，並問依還嶺，敵人虛實，打算趕去，玄殊笑說，不必多禮，依還嶺勢固緊急，且喜李英垣的定珠慧光，具有極大威力妙用，即便妖陣佈成，也無大害，方才對妖人所說，乃是故意設詞，現還不到的時候，此時如往應援，雖可壯點聲勢，結局仍是一樣，不如等到妖陣佈成，再仗三位道友法寶飛劍之力，帶了映雪同去，驟出不討，多少當可去掉幾個妖徒，使其陣勢多出破綻，易道友回山，容易進攻，並還多延時日，一舉兩得，我爲防備這裏誅殺妖人，被對山強敵發現，趕來作梗，事前雖曾行法掩蔽，無如道淺力微，對方邪法甚高，仍恐被其看破，兩地相隔又近，玉匣又被妖人多年苦功，將其煉成一個小玉球，暗藏腹中，不易發現，後雖看出破綻，終恐這妖孽，詭詐陰毒，稍一疏忽，中他兩敗俱傷之計，不敢冒失下手，方才還在担心，直到事完，細加觀查，才看出山前，設有一種極微妙的禁制，我們言動，連二位道友，

那麼強烈的寶光，均被掩蔽，此事奇怪，必有一位老前輩，以極高法力，暗中相助呢。朱文答說，方才曾聽一位老人家，傳聲指點，頗似大荒山，南星原，盧太仙婆，如我料得不差，這次我們當無敗理，玄殊聞言，臉上剛露驚喜之容，忽聽一老婦，傳聲說道，你們莫把事情看易，我這兩次，不過適逢其會，爲了好些原因，並不能十分出力，明日子夜，才是你們緊急關頭，玄殊所說有理，如稍晚去，雖無大用，釜底抽薪，到底也好一些，方才因恐東海雙凶，發現你三人在此，經我行法掩蔽，才得無事，此時禁法已撤，已可看出全景，如非李英瓊，近來功力大進，將佛家定珠，煉成第二元神，分身出戰，早已難支，玄殊此時，不宜往幻波池，與峨嵋諸弟子相見，妙一真人夫婦，雖已回山，尚有要事未了，乘此閒暇，何妨到我南星原一晤呢，衆人聽出，果是盧嫗，早同下拜，玄殊聽完前言，首先喜問道，聽盧老前輩語音，頗與三百年前，弟子在紫金山所遇那位以元神神遊濟世的前輩女仙相同，比時曾蒙指示玄機，約以三百年後，當圖再見，不知是否一人，盧老前輩，傳聲甚遠，弟子莫測高深，仙駕現留何處，同望明示，盧嫗笑答，紫金山下所遇，正我元神，所借法身，你到記得，我此時已返南星原，因我吸星神簪，借與峨嵋諸弟子，昨日才行收回，恰值門人白癩，有事中土，無意中，見此寶飛過，收了下來，現在離此千餘里的野人山上，用以傳聲，無論相隔數十萬里，均可轉達。

本欲令你尋他，就便由其引路，方才他又發生一事，不能同行，你祇照我傳聲方向直飛，到了東海盡頭，落溲邊界，停下相待，我那南星原，遠隔東溟，中隔十萬里落溲流沙，更有萬丈黑風旋颺，和神屏天塹之險，你近年法力雖非昔比，畢竟鬼魂煉成，飛行前往，到底費事，你又不曾去過，在彼稍待，自有人來接引，金蟬等三人，仍在原地守候，到了亥末子初，再往助戰，事情還有幾天，無須與強敵對手，專一避重就輕，乘隙多除掉幾個妖徒，以滅妖陣凶威，方爲上策，設法緩兵待援，免致激出變故，說罷寂然。

第二回

傳語奇心聲道邊關山眷懷偷好 玄功增智慧繽紛花雨獨秀英雲

五人忙同望空拜謝，玄殊立時辭別，先行飛走，金蟬等三人，先前祇見對面依還嶺上，妖光邪焰，越來越盛，爲首妖人的元神化身，滿空飛舞，出沒無常，水中撈魚一般，整座依還嶺，都在鬼影籠罩之下，眼看形勢危急，方瑛、元皓，忽用太乙青靈箭、化爲兩道冷光，帶着一朵如意形的燈花，由池中飛出，剛看出是英瓊所發紫清神焰兜率火，妖人褚南川忽放神魔飛出，底下便無暇留意，心雖懸念，不知怎的，竟忘了向對陣，仔細查看，先覺邪法雖然利害，英瓊的定珠慧光，也越明朗，雙方勢均力敵，無甚高下，及聽盧姬傳聲，才知前有仙法隱蔽，玄殊去後，定睛一看，全山已成了一片火

海，不禁吃了一驚，同時身邊，傳音法牌，忽發信號，忙即行法收聽，竟是莊易，在依還嶺側面，小峯之上發現，說妖陣將成，邪法利害，已有數人受傷，幸而林寒，莊易，奉有密令，預先在依還嶺側小峯之上，設有一座法台，專為接應救護受傷同門，才無人送命，此時又有兩同門，為敵所傷，仗着凌渾所賜靈符，救護退下，本可無事，不料內一女同門萬珍，因在開府下山以前，通行火宅嚴關，遇阻受挫，留山修煉，自覺本門先進，道心定力，反不如幾個末學後來之士，心中悲憤，苦煉三年，二次雖得通過玄關，仍是勉強，下山之後，想起前事，未免內愧，又恃身有奇珍，遇敵格外貪功，先仗法寶威力，意欲冷不防，暗傷妖人，妄離慧光層外，致為邪法所乘，身已受傷，莊易救他退時，越想越恨，正值二妖徒，由身旁飛過，意欲用新得到的兩根飛針，去傷妖徒，借此洩憤，致被警覺，東海雙凶，跟踪追來，雖仗諸長老指點，法台之上，設有六十四座旗門，防護嚴密，急切間，未被攻破，但那接應所在，已被雙凶看破，不時分出同黨，來此夾攻，妖陣佈成，必要大舉來犯，受傷同門，又有好幾個，多半中邪，不能言動，另一面，還須防到依還嶺上，再有同門受傷，前往接應，祇他和林寒二人，已難兼顧，當地又在太乙五烟羅籠罩之外，踪跡不被發現，還可支持，此時處境，實是危急，為此用法牌傳聲，請諸同門，量力往援，但須避開依還嶺正

面，由西南方隱形繞去，以防有失，並說，邪法實在陰毒，祇一中上，人便昏迷，痛苦異常，所備神符靈丹，祇能守護心神，保住中邪人性命，不能當時治愈，如其自問法力有限，千萬不可來此犯險，事太緊急，未及指名通話，請衆同門，得信之後，自己斟酌等語，金蟬等聞言，全都愁急起來，心想盧太仙婆，曾令半夜前往，此時尙早，林莊二人處境現已危急，與其在此枯守，何如趕往相會，助他接應受傷同門，合力照料，第一天心雙環，專解邪毒之氣，也許能將中邪的人，當時救轉，豈不要強得多，正要起身，林映雪道，弟子本來自慚形穢，恐丟家師的臉，不敢先行拜見，祇在暗中，追隨三位師叔，少效微勞，不料前恩師已先洩露，弟子行藏，事又緊急，并要取回玉匣，如再隱形，好些不便，這才現身拜見，弟子想盧太仙婆，既令三位師叔，原處守候，當有深意，最好暫時不要離開呢，金蟬，朱文，首說，我們男女同門，情勝同胞，一接法牌傳聲，當時必往相助，決無坐視，你說的話，也頗有理，可代我們，在此守候，好在你飛行神速，又擅地道之法，來去方便，相隔又近，遇事往送一信，也來得及，如其無事，到了半夜，再尋我們，一同給妖邪一個利害如何，映雪恭答，弟子遵命，三人應援心急，也未往下多說，匆匆起身，往嶺側小峯飛去，轉眼飛近，正值東海雙凶，命兩新來的有力妖黨，帶同幾個妖徒，上前夾攻，因林莊二人所設諸天旗門，乃神駝乙休所賜，

並有凌渾所賜幾道靈符，中藏好些妙用，變化甚多，敵人至今尚未查見法台真實地址，一味施展邪法異寶，四面攻打，林莊二人，料知危機已臨，照此形勢，早晚必被試出真象，一面仗着靈符仙法妙用，結連幻化出幾座法台，時東時西，忽隱忽現，一座接一座，迷亂敵人的目光，引使無的放矢，一面用法牌，傳聲求救，以免敵人將路隔斷，再有受傷同門，無法接應，先未想到金蟬等三人，就在對面寶城山上，相隔甚近，見新來二妖人，均是和尚打扮，身材矮短，大頭圓臉，形貌凶醜，還在其次，最奇是，所穿袈裟，短祇齊膝，上面滿佈翠綠色的魚鱗，宛如千百隻怪眼，貼在上面，齊射凶光，也未見有遁光隨身，凌空蹈虛而來，遠看直似兩個身發亮光的怪人，身後還帶着幾個妖徒，却是黑烟滾滾，隨身騰湧，比先來幾起敵人，勢更利害，又是迎面直飛，彷彿法台已被發現神氣，心方憂疑，正趕金蟬等三人，隱形飛到，老遠望見莊易，在前面峯頂，用本門太清仙法，隱蔽法台，正以全力防禦，滿臉憂急之容，林寒剛由峯壁小洞飛出，也是面有愁容，相隔里許的危崖上，也有一座法台，矗立當地，正受妖人邪法攻打，剛看出那是幻景，忽見二妖僧，由依還嶺那面，率數妖徒，橫空飛來，那些妖徒，都是一般打扮，身材高矮，也差不多，方才曾經見過，一望而知是爲首仇敵，東海雙凶鬥下，不禁大怒，想起盧嫗所說，這些妖徒，如能傷他幾個，便可減少敵人凶威之言，未及與

林莊二人問答，各把手一揮，同時發難，爲想一擊成功，竟將各人飛劍法寶，差不多全使出來，二妖僧本是海外羣邪中，有名人物，因受東海雙凶之託，趕來助戰，雙凶復仇心盛，又見敵人，無論男女，個個根骨深厚，美貌少女更多，先妄想擒上幾個回山，連施邪法，並用陰謀誘敵，雖然傷了幾個，無如敵人動作神速，又有太乙五烟羅防護，可以隨意出入，自己這面，那被阻住，急切間，無法攻破，明見敵人中邪將倒，有那功力較高，雖然中邪，還能勉強支持的，全都遁入禁網之下，祇乾站着，奈何不得，雖有幾個，不等過網，人已昏倒，眼看成擒，金光一閃，人便無踪，起初以爲敵人，身藏防身隱遁的，靈符至寶，到時自生靈效，時候一久，幾次暗中留神，才看出有人，在旁接應，不知用何法寶隱形，既看不出他的影迹，也不受邪法侵害，人是始終不現，專一接應受傷的人，往來動作，比電還快，敵人剛一中邪，立被救走，神速已極，正想主意，把這人先行除去，萬珍忽然輕輕出門，因是中邪不深，恰又途遇兩妖徒，由斜刺裏經過，妄想乘機報復，致被看出破綻，親身趕往，行法一試，看出敵人，在羣峯林立之間，設有法台，正想大施邪法，迫令現形，不料雙凶一走，李英瓊忽以原身，乘隙出來助戰，連用兜率火，打傷了三個有力同黨，內中一人，並爲紫郢劍所殺，而自己所煉的兩件至寶，尙在途中，未經同黨遞到，這一驚真非小可，急怒交加，匆匆回援，英瓊已

然得勝而歸，仍用身外化身，發出慧光，與羣邪相持，空自暴跳無可如何，一見二妖僧趕到，想起自己這面，同黨頗有傷亡，敵人雖有幾個，身中邪毒，均被救走，一個不會擒到，又因敵人，深知他的陰謀細底，防護嚴密，決不輕易啓閉門戶，放受傷人入內，祇命能手接應，藏往小峯一帶，準備事完救治，如不擒殺幾個，惡氣難消，自己又不能離開，忙和二妖僧匆匆一說，并命門人，引路一同飛來，二妖僧也是惡貫滿盈，又自恃煉有一身獨門邪法，初來不知細底，祇照雙凶所指之處直飛，同來諸妖徒，震於南海大魚島，萬目和尚弟兄威名，以爲他煉就神目，與衆不同，不知天性凶橫，上起陣來，照例勇往直前，目中無人，誤認敵人藏處，已被發現，而法台幻景，又在小峯之後，由依還嶺去，差不多正面直對，這一來，連林莊二人，也當凶僧，看破隱祕，一時驚疑，未向金蟬等三人，發話攔阻，幾下誤會，二妖僧却送了性命，三人本就痛恨妖邪，又見林莊二人，神情緊張，以爲來者不善，上來便以全力夾攻，二凶僧雖有一身驚人邪法，一則，峨嵋隱形神妙，事前不曾驚覺，三人又先到了一步，遁光剛停，便將幾件最利害的法寶，準備停當，一齊發出，二凶僧無異，盲人瞎馬，半夜驚竄，前臨萬丈懸崖，一味猛衝過去，毫未看出，任是多高邪法，也難施爲，而那雙環一圭，全是邪魔尅星，等到驚覺，已被寶光吸住，二凶僧首被天心雙環，寶光裹住，一聲怒吼，便自伏誅，連元

神也全消滅，同行妖徒，本來也全入網，一個飛得最前的，已隨妖僧，被天心環寶光裹去，金朱二人，看出妖僧，頗具神通，打着擒賊擒王的主意，一見落網，惟恐逃遁，忙將寶光合攏，經此一來，自現形迹，余英男對於同門，素來謙退，始而想讓金朱二人下手，自己專斷敵人逃路，後見雙環合攏，尙有二敵在後，又起貪心，想要一網打盡，一面發動神圭，一面把南明離火劍，化爲一道朱虹電馳飛出，打算把四妖徒一齊圈住，不料弄巧成拙，前面兩個，雖被寶光，吸入神圭之中，因未往前急追，這般妖徒，均是生魂煉成，原身遠在東海老巢妖窟之內，妖師早就防到，敵人不與，來時下令，各把肉身留下，全以元神出門，以便行使妖法，並免傷失原體，到後，雖因敵人仙劍法寶，威力太大，常被斬斷，或是震成粉碎，受了許多苦痛，傷耗不少元氣，仗着有形無質，東海雙凶，邪法又高，心更歹毒，冷酷無情，祇知強迫門人，賣命苦鬥，那還管他受什罪孽，往往逃避不及，受了重傷，在雙凶邪法施爲之下，殘魂餘氣，剛得凝煉成形，又驅出戰，雖然不曾消滅一個，當火无害等，三小弟兄，神出鬼沒，滿陣飛鏢之際，早已吃足苦頭，成了驚弓之鳥，一見雙環寶光，突然出現，二妖僧和前行妖徒，首被消滅，另兩同門，逃避不及，又被那奇怪紫光吸去，那裏還敢再停，拚着再受一劍之苦，各自慘號一聲，被朱虹斬爲四段，電馳逃去，那南明離火劍，具有驚人威力，二妖徒雖得遁

走，元氣大傷，不能當時復原，兩條妖魂，化着四股殘烟，逃了回去，另一面，還有兩個妖黨，同兩妖徒，本朝幻影攻打，剛覺是詐，回顧二妖僧率衆飛來，忽有兩圈心形寶光，和一幢玄紫二色，中具五彩精芒，變幻不停的奇光，同時湧現，凶僧和同來妖徒，轉眼之間，喪亡殆盡，內一妖人，識得此寶來歷，不禁大驚，忙喝同黨速退，英男一指朱虹，南明離火劍，當先飛到，朱文手中天遁鏡，又發出數十百丈金霞，電射過來，另外加上一粒乾天一元霹靂子，一聲迅雷，紫火星飛，震得天搖地動，沙石，塵霧高湧中，內一妖人，首被炸死，下餘又有兩人，爲雷火飛劍所傷，金蟬又指天心環，和霹靂雙劍，紅紫兩道劍光，帶着風雷之聲，長虹經天，夾攻而來，羣邪心胆皆寒，連聲慘嘯，怒吼逃去，林莊二人，見三小師弟妹，出手大勝，對山一般爲首妖邪，明明看見同黨傷亡，竟如未見，事已至此，有此三個得力同門，或能自保，心中略寬，便招呼三人，同往法台降落，見面一談，三人才知癩姑李英瓊，這日正在後洞，剛用完功，說起羣邪不久來犯，聲勢浩大，法力雖不如卍南公，同來徒黨，却甚衆多，爲首妖人，乃昔年最著名的旁門中凶人，東海雙凶，邪法甚高，因懷昔年長眉真人與極樂真人，別足之恨，東海慘敗之後，又將他師徒多人，禁閉在東海泉眼之內，受了多年苦難，雙凶中藍勳，令毛蕭雖然積惡如山，因其陰柔狡詐，機警萬分，尙知畏懼天命，每遇極惡窮凶之事，

還不敢做得太過分，另一同黨，名叫章狸，更是凶頑，狂傲任性，爲所欲爲，毫無顧忌，二人自入旁門，便勾結一起，狼狽爲奸，無惡不作，怨毒既深，又經多年海底潛修，所煉邪法，必具專長，門下妖徒，均擅分身化形邪法，加上好些有力妖黨，越發利害，防不勝防，詳察仙示語氣，來敵早晚還要侵入仙府，稍一不慎，便要動搖根本大計，而這般妖邪，全部冥頑無恥，不似卞南公，自爭自傲，不肯做那窮凶無恥之事，應付之間，稍失機宜，不特幻波池仙府，受其擾害，並還被他用毒門陰火，將整座依還嶺，燒成劫灰，引出一場浩劫，均在在意中，自己這面，既要分出五個能手，防守五宮根本重地，主持仙遁，以備萬一，又須分人出門，來敵如此衆多，均有極利害的邪法異寶，所率妖徒，又都元神煉成，有形無質之物，多具威力的法寶飛劍，也祇將其斬斷擊碎，祇剩下一縷殘魂餘氣，經過雙凶邪法施爲，重又復原，所佈妖陣，尤爲凶毒，一被佈成，整座依還嶺，立陷危境，雖有幾件仙佛兩門中的至寶，可以將其除去，無如這般妖徒，來去如電，爲數甚多，全數消滅，既極艱難，雙凶必更激怒，不待妖陣佈成，另下毒手，反更難當，最好一面嚴防，一面借攻爲守，用緩兵之計，多挨時日，候到援兵相繼到來，水庫藏珍，也將出現，然後合力下手，一舉成功，方爲上策，事機瞬息，稍爲疏忽，便鑄大錯，爲此十分憂疑，這日相對盤算人數，到時如何分配，算來算去，都覺不

夠，就算勉強能夠應付，而這般男女同門，除有限幾個，功力稟賦均高，各有至寶奇珍，防身禦敵，決可無害，餘者多半嫌軟，師長仙示，祇令沈着應付，以靜制動，事未緊急，又不便約同門相助，最好再有幾個得力同門，自行趕到，或是李洪這一般人，期請回山，才可勉爲其難，英瓊忽想起方才在後洞用功時，曾見朱文來尋，神情匆遽，因見自己用功正勤，轉身飛走，想必有什話說，每日做完功課，朱文必要來尋，怎連革男也不見面，正想命人往請，忽見門外紅影一閃，知是火无害在外，英瓊因他得道年久，又是英男新收門人，愛屋及烏，越加看重，加以近來功候精純，已得本門上乘心法，對於火无害，屢次求教，全都盡心指點，火无害知英瓊乃三英之秀，又是師父生死患難之交，對於自己，格外垂青，入門不久，已得了好些益處，也是感激非常，這時，英瓊見他在外守候，意似求見，祇當執經問難，喜其用功勤奮，那大火性，而又得道年久的人，一入本門，竟把初來對敵時，剛暴之性，去個乾淨，分毫不曾自傲，對於師長，尤爲恭敬，好些難得，早就有意成全，笑問道，火賢姪麼，有事祇管進來，火无害自從拜師，便改了服裝，和石完錢萊，一樣打扮，三人高矮差不多，情分也最厚。行止常在一起，聞聲立同走進，癩姑見石完錢萊，剛由地底現身，笑道，你們有事，祇管進來，爲何鬼鬼祟祟。在自己洞府中，也用地遁做什，可見余師叔他們麼，火无害接口答道，

弟子等自從那日，聽二位師伯，談起羣邪來犯之事，知道到日，內外隔絕，仙府之中，禁制重重，恐難通行，爲此連日照李師伯所傳，往來出入，均用地遁，意欲作一準備，昨日悟出丙火妙用，弟子等三人，今已通行無阻，祇北洞水宮，與弟子本性相尅，此時無事，自可隨意通行，到了禦敵之際，五行合運，生出變化，便恐難於通行自如，方才又接虛太仙婆，傳音說要回山，令速往見，弟子遵命前往，蒙其指點，同了二位師弟，回山一試，居然盡悉微妙，並還探出昔年上官紅所經後洞祕徑，好似還有奇景，也許中藏至寶，尙未發現，看出以後，不敢冒天下手，破禁入內，欲來稟告，正值二位師伯，入定未起，又因師父，被金朱二位師伯，約往魔宮應援，已先走去，此時本山雖然無事，靜瓊谷關係頗重，洞口未加封閉，恐被妖人路過發現，又生枝節，還有幾句話，要稟告林莊二位師伯，意欲回來，再向二位師伯稟告，到了洞中，仍然不敢自信，又恐仙法神妙，就這片時之間，弟子等走後，水洞祕徑，又生變化，重和錢萊石完，分途地遁前往，再試一次，仍是原樣，故來稟告，英瓊一聽，金蟬等三人，私自離山，去往魔宮應援，不禁大驚，兩次想問，均被癩姑搖手止住，聽完，忙問，姊姊搖手，又會開讀仙示麼，癩姑答道，仙示日內怎會再現字跡，方才我正打坐，接到眇師姊，心聲傳語，大意是說，日內也許有人離山，到時自回，無足爲慮，但有一件奇遇，應在你的身上，

如若發現，今夜子時，必須前往，再問何事，便無回應，眇姊姊爲人，外冷內熱，平時拿他說笑，其實我真想他，別遠離長，不知何日再見，祇是他一向藏頭露尾，這等說法，叫人氣悶，反正爲時尚早，到時自會應驗，便由他去，真要有事，我們又不是騃子，難道還會弄錯不成，此時一聽，果關重要，如非蒙他先行通知，豈不連我也嚇一跳麼，英瓊才略放心，便問，紅兒昔年所行故道，上次丁南公，便由此出洞，早已打通，現經禁閉，難道另有一處，不成，癩姑方說，詳情我不深知，聽口氣小師弟他們三人，到時準回，中途雖有枝節，全都因禍得福，餘無所知，火賢姪，你法力頗高，更多識見，既然發現後洞有此奇景，可知細底麼，火無害開言恭敬答道，是否另有門戶，弟子尙不深知，祇那地方，正對後洞出口不遠的，兩路分岐之處，壁間現一圓門影子，上有金門鎖鑰，四個朱書古篆，精光射目，寶氣隱隱，自內映出，弟子等三人，也曾行法前衝了好幾次，連施全力，竟自無用，不敢動強，剛同跪下，通誠祝告，請示靈跡，忽聽壁中聖姑留音發話，大意是說，此與水宮寶庫有關，必須李師伯，今夜子正時，帶弟子等三人前往，方可入內等語，至於師父，和俞朱二位師伯，離山一節，盧太仙婆，曾命轉告，說是無妨，衆妖黨來勢，雖然險惡，但有兩位異人，也許要來，到時須有人接待，否則，這兩人原是路過，因憤妖人驕狂行凶，偶然見獵心喜，稍爲出手，給妖人一點利

害，便即飛走，以後有事，尋他便難，這還不說，最可慮是，雙凶正在趾高氣昂之際，受此重創，必更遷怒，提前發動所準備的毒手，到時。易師伯和一般援兵，趕到還好，一經遲，受傷人必難救愈，而幻波池中主持人，再要不能把聖姑所傳，元珠化身，飛出應戰，一被侵入腹地，即便趕救得及，仙府靈景，也多損毀，方才發現奇景，又忙着往返靜瓊谷，行動匆匆，未及推詳，現在想起，佛門定珠，本能化身千億，李師伯正有此佛門至寶，近日滿面祥輝，一身道氣，道力高深，更甚於前，聖姑恰在此時，現出金門鎖鑰，留音指示，與盧太仙婆之言，恰好相符，不知何故，祇令李師伯一人前去，事前並還不許多言，好似別位師長，不宜隨行，便弟子等三人，也祇在外護法，不許走進，事關重大，還望留意才好，英瓊還未開口，癩姑忽然喜道，我明白了；此事別位同門，暫時非祇不能同行，也許還要在仙府上下，小心戒備，以防有人來搶現成呢，日前開讀仙示，和紅兒帶回來的，盧太仙婆所賜柬帖，內有幾句，語意微妙，又都大同小異，因不許轉告別人，也未和瓊妹談起，現經幾面對證，細加推詳，分明聖姑真神，尙留洞內，不曾飛升，守護着一件法寶，或定貴重之物，等到到時，面交瓊妹，但是仙機微妙，好些難測，另外必有人窺伺，想檢現成便宜，或是用此要挾，均未可知，而那洞中禁制，又非瓊妹以本身真靈，不能解破，比時正以全神貫注，自然無暇他顧，故命火

賢姪他們護法，今夜無人則已，如有人來，行輩法力必高，決非庸手，除却靜瓊谷，和仙府五洞，由我和衆同門，上下戒備而外，率性照着盧太仙婆柬帖暗示，仍用對待卍南公激將之法，使其掃興而去，便是懷憤，也無法下手，方爲上策，後洞出口，必關重要，我意令竺氏三姊弟，用本門隱形之法，暗中埋伏，相機應付，他三人雖然年幼，入門日淺，一則，前經大荒兩位老前輩，先後垂憐，加恩指點，資質又均靈慧，不是我誇自己徒弟，老二自從近日服藥之後，身上醜皮，已快退淨，因此高興非常，用功更勤，近把由卍南公手裏，詐來的落神坊，同本門太清仙法，重煉之後，連同陳道友，和原有的法寶，頗有一點伎倆，反正人不夠用，莫如就令他們，試上一下，你看如何，英瓊還未及答，忽見新收愛徒竺聲，匆匆飛進，手捧一塊大如鴨卵，具有五色奇光的美玉，進門行禮笑說，方才同兩位姊弟，往尋火師兄，路遇袁師兄，正說火師兄，現有要事，無暇一同煉劍，忽聽鴟鳴，跟着，便見一位姊弟，手持此玉，騎一隻和鋼羽師兄，同樣大小的神鵬飛降，見面交與弟子，說此是師父前在莽蒼山，所得萬年溫玉，由玉清大師轉借他師父，今已仗他渡了一次難關，特來奉還，此寶雖經佛法煉過，爲了他師父待用太急，匆匆借走，雖然勉渡難關，全仗此寶，仍未發揮他的全力妙用，還望師父，遇機重煉，威力妙用更大，本當入府，求見代師拜謝，因所騎神鵬，乃白眉老禪師恩借，

倘有要事，必須飛回，道淺力薄，沿途恐遇妖邪，非仗這位神鵬護送不可，事完再隨師父來此面謝，早晚相見，請師父原諒等語，說完，仍騎神鵬，匆匆飛走，連姓名也未及問，鋼羽大哥，送客未歸，回來也許由神鵬口中，問出一點來歷，特來稟告，英瓊早把温玉接過，聞言大喜，細問少女形貌，連癩姑均想不出是何來歷，見那温玉，已非紅色，形體也比前小，託在手中，宛如一團五色靈焰，光彩晶瑩，奇輝四射，用太清仙法一試，竟是大小由心，好些妙用，萬珍，申若蘭一千男女同門，也由各處趕來，互相傳觀，全都贊美稱奇不置，癩姑因洞中，設有五遁禁制，多高法力，也難窺聽，便當衆發令，分頭準備，推說方才心靈上有了警兆，雖然爲時尚早，自來有備無患，並且羣邪不久來犯，先演習一次，以免臨事心慌，也是好的，隨令衆人，照着所說佈置，自己在中宮法台主持，衆人各用本門仙法，防守五宮要地，甬道入口，和依還嶺，靜瓊谷，各重要所在，暗命竺氏三姊弟，埋伏後洞口外，鋼羽如同，可和袁星，升空尋查，如在亥初以前回轉，先來一見，分配停當，說好一交亥初，便須各守陣地，不得擅離，暗命英瓊，到時前往，表面却命英瓊，帶了火炁書，錢菜，石完，巡行全洞，上下策應，以防萬一，一晃到了亥初，神鵬鋼羽，仍未飛回，料有原故，祇得聽之，一聲令下，衆男女同門，各往指定地點飛去，跟着，發動五行仙遁，到處烟光雜沓，五行合運，一陣風

雷之聲響過，重又現出五條甬道，靜蕩蕩的，外人到此，決看不出一點形迹，祇一入內，立蹈危機，癩姑見子時將近，越想越覺當夜來人，不似仇敵，否則，盧姬仙東，不會那等說法，最好到時將其驚走，或是激退，不可傷害，重用傳聲，告知衆男女同門，和衆弟子，令其留意，英瓊候到亥末，便帶火炁害等三人，往後洞飛去，到後一看，當地原是一條，形如螺徑的長甬道，祇中間一帶，有幾間石室，右首一間，便是昔年上官紅，被聖姑引入洞中，巧得道書末幾章，因而學會乙木仙道之處，昔年豔尸崔益的元神，便被禁在內，雖因上官紅，誤翻法牌，無意中破了禁制，豔尸得以脫身，隨意通行，但那道書的末幾章，已被上官紅撕去，以致獨缺乙木一宮，豔尸祇能五行合運，不能逆行，使先後天五道，正反相生，木宮威力大減，由此伏下危機，終於被易、李、癩姑、和小寒山二女、將其擒住，經李寧用佛火化煉，形神皆滅，後來易李諸人，入居仙府，爲了仙機玄妙，神碑偈語，和師長東帖仙示，詞意好些難解，易靜、癩姑，得道年久，行事慎重，看出那幾間石室，彷彿本來一片渾成玉壁，經聖姑仙法妙用，憑空雕成，看形勢理應還有一兩間，與之環對成一花形，方算完美，仔細觀查，却又不見一點痕跡，而那甬道，又灣又長，石室正當兩路分歧之處，一條便是上官紅所經後洞出口，另一條作弧形，蜿蜒而前，到了盡頭，忽有整片洞壁阻路，無法通行，越看越覺奇怪。

幾次跪求指示玄機，均無感應，祇知兩條甬道均隨前洞五遁禁制，可以變化移動，餘無所知，商計結果，決計暫時不去動他，因此全洞宮室，均經三人法力興建，獨這兩條甬道，除照聖姑所傳，平時封閉嚴密，共祇引出丁南公時，開放過一次，自來不輕涉足，當日因火无害，受了仙人指點，爲恐不久羣邪來犯，上下隔絕，萬一需人出入，爲五行仙遁所阻，無法通行，特意同了錢萊，石完，穿行地底，試探自身功力，到了緊急之時，是否能憑火土兩遁，隨意出入，差不多已將五宮走完，算計癩姑英瓊，功課已完，急於前往稟報，正喚錢石，二人同行，石完在前，忽然匆匆趕回，說是平日仗着家傳仙遁，無論多麼堅固的玉石沙土，人行其中，如魚游水，方才想起後洞一帶，不曾去過，欲往查探，看其是否和前洞地底，玉質一樣，誰知前段通行甚易，到了後段，暗中忽生阻力，越往前力量越大，到了盡頭之處，發現玉質特堅，不特通不過去，用力越猛，反被震退回來，後來試出那地方，只祇五丈方圓一團，懸在地底，如由兩旁和下面繞行，便無阻力，心中奇怪，便發靈石真火，試了一下，火光出手，忽想起家傳石火神雷，無堅不摧，此是仙府地底，並非對敵，如何這等冒失，惟恐神雷力猛，震聲強烈，生出反應，又恐各位師伯叔，爲雷聲所驚動，雖然師長未在，不致受責，到底不好意思，念頭才動，誰知平日出手便即爆炸，聲震天地，整座山崖，均可崩塌的石火神雷，打向前面

，火花一閃即滅，聲影皆無，心方驚奇，隱聞一陣極輕微的風雷之聲過處，金光電射，耀眼欲花，閃了幾閃，重又復原，覺那一帶玉質，又似有了變化，再往前走，重又通行無阻，忙又跟踪查探，最後升出地面，才看出先見那團，帶有阻力的整玉，不知怎會移向地上，將去路擋住，乍看仍是整牆，上面現出一個丈許大的黃圈，也無門戶，如非家學淵源，事前又在地底，查看出好些奇處，必當本來是在地上，決想不到，剛剛移出，不敢冒失，忙即歸報，後洞出口一帶，火无害雖未走過，却聽英瓊，取出總圖，詳爲指點，知當地乃是兩條歧徑之一，離盡頭處，不過十丈遠近，同時發現，那黃圈內，如是一洞，連同先前那幾間石室，正是一朵梅花形，便和錢石二人，各以全力，朝圓圈中衝去，遁光到處，祇見壁上金花亂爆，瑞彩千重，雲光電濺，風雷交作，一任三人長於穿山行石之法，更有太陽真火，靈石神雷，以及太乙青靈鎧等至寶，竟未衝動分毫，因人不會受傷，火无害先想圓圈，必是門戶，打算用法力開通之後，再向師長稟報，正和錢石二人商量，忽聽壁中，有一少女發話道，爾等不可妄動，可告李英瓊，令其今夜子正來此，用佛家定珠一照，禁法自解，你三人却須守在外面，小心戒備，等他事完出來，才可離開，事前除癩姑外不可告人，在此三十丈內，也不許出手傷人，英瓊事完，你們也有好處，三人早就聽說聖姑靈迹，火无害更因英瓊推愛，常時談起，所知最詳，又

是行家，一聽便知聖姑顯靈，遣音留偈，忙率錢石二人下拜，代英瓊稱謝，便無回應，因聖姑曾說，除癩姑外，暫時不可洩漏，臨事必須小心，後聽癩姑那等說法，斷定當夜，也許有人來擾，把英瓊引到當地，笑說，李師伯此舉，必有仙緣遇合，請自下手，弟子等奉命在外，守候護法，可有吩咐，英瓊知他，功力深厚，機智絕倫，最難得是，自從拜在英男門下，忽悟玄機，竟不畏苦難，甘願受那許多天的神火苦煉，由英男將其困入離合神圭之中，把火性煞氣，煉個乾淨，由此人更穩練，迥非初來時，浮躁氣習，聞言，笑答，你得道千年，見多識廣，自知應變，今夜之事，必關重要，我全仗你相助了，火光害對於英瓊，本最感激，聞言恭答，弟子蒙師父師伯看重，感恩不盡，敵人雖然不來則已，來者必非尋常，聖姑既命弟子等三人，在外守候，連別位師伯叔，均未預聞，許能勝任，也未可知，師伯祇管放心，英瓊含笑應諾，先向前面洞壁，下拜通誠，敬求慈悲默佑，並望明示仙機，祝罷起身，火光害等三人，早已商量停當，算計如有警兆，必是一個，法力極高，並還深知底細的對頭，前洞五宮，藏有五行仙遁，禁制重重，牽一髮而動全身，以丁南公那高法力，尙被困在其內，幾難脫身，而後宮要地，又有金門，金屏和西方神泥阻隔，比起前面來路，更難攻進，祇有後洞出口，這末了一段，地勢雖極隱僻，因中心重地，已有金門神泥隔斷，即便被來人侵入，也祇到達金門

前面爲止，再往前走，便入陷阱，休想脫身，因其無關緊要，除却自己人，能由此出入而外，外人至多走到上官紅青年取書的幾間石室左近，自居仙府以來，室中已空無所有，因此祇入口門戶，有太清仙法封禁，這一帶並無埋伏，自己和石完，均有穿山入地之能，彼此所發神雷，更具威力，法力稍差的妖邪，揚手便可除去，錢萊雖然無此專長，身帶法寶甚多，人更聰明機警，那太乙青靈鎧，尤其萬邪不侵，令其守在英瓊前面，遇有強敵來犯，立用此寶，將人護住，不問如何，先居不敗之地，便令錢萊，守候在外，目注英瓊，小心防守，自己帶了石完，由地底作弧形，繞將上去，在本門隱身之下，往來查看，以防萬一，英瓊等火无害走後，見錢萊聚精會神，守在前面，因時未到，方想本門師兄弟妹，下山才得幾年，所收後輩門人，居然無一弱者，可惜米劉二矮，先遭兵解，他雖出身邪教，歸正已久，平日無過，此次以身殉道，全因自不如人，意欲轉世重修，力求正果，不知何日，才回到自己門下，等幻波池開府事完，定往人間尋訪，從小便渡上山來，免又失足，誤投旁門，或被左道妖邪發現，強攝了去，心正尋思，忽聽壁中，雷聲殷殷，外有祥光湧現，惟恐有失，便不再等子正，忙朝對面圓圈，盤膝坐定，將定珠升起頭上，發出一團栲栳大的慧光，祥輝四射，與洞壁上面光華，相對交映，待了一會，時已子初，並無異兆，英瓊這些日來，功力大進，原非昔比，行事也更謹慎，

先因時還未到，壁間又起風雷之聲，不敢冒失，忙自運用玄功，使頭上慧珠，大放光明，已待時至，再行下手，待有一盞茶時，聽出洞中，風雷已止，試探着運法定珠，朝壁間衝去，慧光到處，壁上祥輝暴湧，將那團慧光託住，收回容易，想要衝破禁制，却甚艱難，眼珠子正將到，前面玉壁依舊完整，看不出絲毫異兆，心方猜疑，忽然發現雙方所發祥輝相同，互相吸引，似已融會一起，心靈上也有了一種微妙感應，猛觸靈機，忽然醒悟，重又潛光內視，返虛生明，漸覺本身真神，與定珠合為一體，連人帶珠，一同往對面飛去，那麼堅厚的洞壁，彷彿根本無什阻格，前面便是一條大路神氣，人到壁間，先是一片祥光，湧上身來，英瓊已通玄悟，毫未在意，仍由心靈運用，往壁間飛去，那祥光迎頭罩下，一閃不見，定珠慧光，也越發明朗，前面忽然中空，現出一座大圓門，晃眼到了門內，目光到處，瞥見一個妙年白衣女尼，端坐對面蒲團之上，寶相莊嚴，儀態萬方，正是以前見過的聖姑法身，祇換了禪門裝束，與前見不同，連忙恭敬下拜，方想請示玄機，剛一抬頭，聖姑人已不見，祇剩蒲團在地。

第三回

滿室煥祥輝悟澈玄修欣逢奇福
更生懷大德初窺至寶再警芳魂

緊跟着又是一片祥光，似有似無，花雨繽紛，當頭洒下，狂覺透體清涼，如沃甘

歸，神志也更空靈，再看頭上慧光，竟有聖姑影子在內，朝着自己，含笑點頭，回憶前情，滿心歡喜，逕去蒲團上，學聖姑原樣，雙目垂簾，打起坐來，也不知經了多少時，漸覺那與本身元靈相合的定珠，居然有無相生，分合由心，把近日所煉，最後一關打通，悟澈玄機由此成爲身外化身，自具靈慧，和降魔威力，遇有強敵，便可仗此第二元神，分身出門，不由喜出望外，爲想試他一試，同時發現左壁有一玉案，上設兩件法寶，一封柬帖，想起火炁等三人，不知是否遇敵，自己初煉元神化身，正好借此一試，隨即起立，先朝聖姑拜謝，再將元神分化，與定珠相合，代替本身，去往後洞出口一帶查看，一面往左壁案前走去，見案上二寶，一件是個黃玉葫蘆，另一件是把小玉鑰匙，形與前得蓮花玉鑰相似，隨取柬帖一看，越發驚喜交集，原來東上大意說，英瓊與聖姑，緣分最深，加以夙根最厚，秀出英雲，近日功力更是大進，恰巧羣邪不久來犯，爲此引來，當面點悟，並將昔年所留靈慧法力，連案上二寶，一齊贈與，並說聖姑本身功行，雖然圓滿，還有一點夙孽未消，當發現時，將坐死關，不及親身化解，特意留此身外化身，和一分靈慧法力，以爲今日助人助己之用，黃玉葫蘆中，貯有九天仙雲，所煉五色靈氣，專爲三次峨嵋鬥劍，以及羣仙抵禦四九天規之用，暫時不可輕耗，另一小蓮花玉鑰，乃開啓北洞水宮寶庫之用，到時須照柬帖所說，不可絲毫大意，寶庫一開，大功

告成，跟着幻波池開府，長幼羣仙，多來赴會，易靜、癩姑、英瓊、英男、四個主持人，便把基業建好，日漸鞏固，不過易靜劫後歸來，尚須獨自潛修，了他將來心願，癩姑因爲昔年恩師屠龍師太，許下宏願，本身又須修積，和竺生師徒二人，常年在外行道，俱都各有重任，英瓊爲未來承繼道統之人，此時才自發軔，一面須要主持仙府，一面又須出山修積，廣收門徒，光大門戶，在此期中，又是羣邪狡獪，強敵衆多之際，所經艱難險阻甚多，開府之後，便和英男二人，輪流出外，與一般著名左道妖邪惡鬥，情勢艱險，比起一般同門，責任更大，偏生修道年淺，雖仗至行格天，根骨福緣，均極深厚，從未拜師以前，便得到好些奇緣遇合，人更靈慧堅毅，勤於修爲，沒有多年，便秀出英雲，後來居上，本身又是應運而生，到處逢凶化吉，去險爲夷，所有法寶飛劍，無一不是前古奇珍，神物利器，無如道長魔高，祇管得有本門真傳，和仙佛兩家法乳，畢竟歲月無多，經歷尙少，一般左道妖邪，知其峨帽衣鉢傳人，將來與七矮諸同門，分掌男女諸弟子，承繼道統，爲峨帽後起第一流人物，仗着累世修爲福緣深厚，應劫而生，具有極大降魔威力，差不多成了左道旁門的凶星惡煞，全都恨之刺骨，紛紛勾結，陰謀暗算，幻波池開府前後，又須除去好些著名妖邪，結有不少仇怨，從此往後，直到三次峨帽開府，幾於步步荆棘，應付之間，煞非容易，幸而聖姑與英瓊，前生好友，許多淵源，

加以本身這點夙孽，當初偶然疏忽，千慮一失，事前忽略過去，到了要緊關頭，才行想起，發現已遲，須仗英瓊，爲之化解，故將當初坐關以前，所遺留的身外化身，連那法力靈慧，一齊相贈與之應合，經此一來，無意中增加了兩甲子的功力，將來抵禦邪魔，成就正果，固有不少益處，而聖姑昔年一點小冤孽，也可仗着英瓊之力，得以化解，並還借此助一良友，超劫成道，實是三全其美，東帖後面，所註下手方法，以及聖姑當年，融會仙佛兩家，參以魔教中大法，所煉身外化身，雖還是有相之法，不算佛家上乘真諦，但也不是容易煉成，英瓊全仗根骨福緣，極大智慧，與前諸生所種善根，方能有此奇遇，畢竟功力尚淺，幸有聖姑元靈補益，爲了來敵太強，開頭這一段，人數不夠，並有傷折，少時事完，便須闢一靜室，煉上四五日夜，使此第二元神能與本身，隨意分化，同時應敵，具有威力神通，到時分頭應付，一面以元神化身出戰，一面仍可坐鎮仙府，防禦暗中侵入之敵，因在事前，好些話均不能洩漏，尤其開那北洞水宮寶庫之時，更須防禦慎祕，除癩姑英男師徒，和俞巒外，連衆同門，也不可公然應答，能夠到時照舊行事，一言不發，最爲穩妥等語，英瓊此時，初試元神，已能一心二用，因見東帖上，指示甚詳，不令傷害來人，故未發難，看完心方喜幸，字跡忽隱，二次拜謝，方把法寶，和空白東帖收起，知道來人，已快衝到洞前，連火无害那等機警的人，均爲所

憑，忙照聖姑之意，故作不知，自向蒲團上面，打坐入定，暗用傳聲，指示錢萊，如何應付，一面仍由先飛出去的化身，隱去晦光，埋伏出口一帶，相機行事，正在運用玄功，來人已自飛進洞來，錢萊等在洞外，見子時已過，英瓊連人帶慧光，同往壁間飛去，壁上圓洞，立時出現，跟着，起了一片祥霞，將洞口封閉，隔有半個時辰，洞門重現，祥光忽收，慧光忽由洞中飛出，一閃不見，再看洞內，英瓊已端坐在蒲團之上，容光煥發，態甚莊嚴，知其有了奇遇，不知何故，常有外敵侵人之際，反到在內打坐，心正尋思，隨即傳聲，指示機宜，才知後洞，已有外人混入，不禁大驚，忙即如言準備，剛將身隱起，便聽石完，遠遠傳聲急呼，錢師兄留意，這鬼丫頭，騙了我們，逃到裏面來了，他隱身法，雖被火師兄破去，仍祇看出極淡一條白影，李師叔想已打開圓洞，莫要被其侵入，受他暗算，錢萊知道石完性急如火，地遁穿山，尤為神速，當地離出口甚近，晃眼即至，一味傳聲急呼，人却不見追來，好生不解，忙以傳聲回答，說李師叔已有奇遇，現在洞中打坐，我身旁帶有照形之寶，敵人一到，當時便可警覺，不足為慮，話未說完，果見淡微微一條白影，如飛駛來，如換旁人，先前又聽石完傳聲，那等說法，定必出手無疑，錢萊一則沈穩機智，又奉英瓊指示，白影到時，正用身旁法寶查看，竟是虛影幻相，暗罵該死妖人，想闢玄虛，把我引開，豈非夢想，忙用傳聲，稟告英

瓊，說敵人用幻相來探虛實，已被着破，現用法寶隱身，埋伏在旁，敵人一到，立可查知，話未說完，白影到了門前，轉了一轉，忽又飛去，跟着，又飛來了幾條，內中兩條白影，並有寶光外射，錢萊仔細一看，全是假的，方想火石二人，怎還不來，先後五條白影，已聚在一起，交頭接耳，互相議論，並有兩道青光，朝洞中飛去，作出矍然發難之勢，錢萊仍祇靜觀不理，又隔了不多一會，才見出口甬道，分歧之處，有微光一閃，知到時候，忙用法寶查看，那來的並非真人，但又不是鬼怪一流，看去好似一幢略具人形，淡得幾非目力所能看出的微光，但是祇有半邊身子，左半獨手，握着一把尖刀，却是寒輝四射，亮如銀電，右半身僅有半條虛影，看面目裝束，好似一個貌相極美的，青衣少女，不知怎會，成了半邊身子，來勢如此詭異，却看不出有何邪氣，法力也似頗高，心方奇怪，那青光中人影，似因連試幾次，無人應敵，胆子漸大，把手一揚，先見五條白影，全數失蹤，跟着面帶驚疑之容，先到洞外，離洞五六丈停住，欲前又却了好幾次，忽然身形一閃，化作一道青光，真急如箭，真朝洞中射去，錢萊早有準備，因見來人，法力頗高，為防有失，本就不待發難，便想冷不防將其制住，這一來，雙方同時發動，恰好撞上，青光剛到洞前，錢萊的太乙青靈鎧，已化爲一幢冷光，突然飛起，青光中少女，原因洞口二敵，雖受愚弄，一個引離原處，一個又被化身絆住，但主人門

下，已有這高法力，師長可知，本來心存顧忌，但又不捨失此良機，勢子又孤，無人相助，祇得犯險，連用幻影試探，見未遇阻，方始隱形飛來，見英瓊已然入洞，在內打坐，越生戒心，無如此行，關係好些成敗，想了又想，仍不捨就此退回，後來看出實無防備，洞口所遇二敵，似是照例防守的門人，尙未發現自己行蹤，故未通報，再不下手一拚，良機坐失，念頭一轉，冷不防往內衝去，及見冷光暴起，才知上當，一聲長嘆，身上青光，暴雨一般，四面迸射，接連掙了幾掙，幾被掙脫重圍，仍是半邊身子，化作一溜青光，待要往外飛去，同時甬道那面，又起了風火之聲，由遠而近，似是火无害石完趕回，跟着，便見同樣一幢青光人影，裹着右半邊身子，右手也擎着一把，寒光若電的尖刀，往裏逃來，兩下一撞，雙身合成一體，重又掉頭，往外遁走，火石二人，也自趕到，火无害當先，手發太陽真火，擋住青光去路，一面攔住石完，不令發那神雷，口中大喝，你是何人，爲何無故擅入仙府，快些束手受擒，饒你不死，話未說完，雙方勢子俱都極快，少女兩半身子，合成一體以後，越顯美豔，看去直和上官紅的形貌，一般無二，看神氣，本縱遁光，由原路遁走，因被火无害，迎頭擋住，雙手所發太陽神光線，宛如電雨，全洞甬道，已被佈滿，少女見狀，滿面驚急之容，不敢向前猛衝，乘着敵人立定發話，微一遲延之際，猛一掉頭，朝下便鑽，欲借地道逃走，不料那一帶地皮，

仙法禁制，已然發動，比鋼鐵還堅，少女彷彿知道地理虛實，一見不能穿地逃走，重又掉頭向上，火无害等三人，早奉英瓊密令，不去睬他，同聲呼喝，令速降伏，以待發落，否則，形神俱滅，却不上前圍攻，各把寶光，將那十來丈方圓一段甬道，擋了個風雨不透，石完笑罵，鬼丫頭，你會騙人，今日叫你來得去不得，少女好似凍蠅穿窗，上下四壁，電一般，連竄了好幾次，均未竄進，似更驚惶情急，忽然急叫了一聲，把手中尖刀，猛朝火无害，迎面擲去，出手便是一溜銀光，帶着風雷之聲，刀尖上更有一蓬光雨，朝前激射，勢甚猛烈，火无害原有準備，忙喝，此是天刑刀，石師弟留神受傷，聲才出口，揚手一團紅光，迎頭便打，身子立往旁邊縱避，少女本是悲憤填胸，情急拚命，本意雙刀同發，不問傷敵與否，祇將四圍禁制，破去一些，立可遁走，日後再打復仇主意，一見敵人，識得此寶來歷，往旁縱避，不知火无害，欲擒先縱，故意賣此破綻，又想起初入洞時，曾見佛家慧光一闪，照此形勢，必有能者，暗中主持，萬一此寶被敵人，用佛門至寶收去，豈不是糟，百忙中心念一動，第二刀便不再發出，立縱遁光，乘隙遁走，耳聽敵人，同聲急呼，莫放鬼丫頭逃走，回顧身後敵人，已在先前那幢冷光籠罩之下，各發神雷，和飛劍法寶，由後追來，勢如潮湧，風雷之聲，震撼全洞，暗罵，小賊倚衆欺人，我已逃出火網，上了正路，轉眼出洞，誰還怕你不成，剛想回罵兩句，

猛覺右手一緊，另一口天刑刀，似被吸力裹住，待要脫手飛出，抬頭一見，已離出口不遠，前見慧光，冉冉飛來，頭一口天刑刀，就這方才轉身瞬息之間，已不知去向，這一驚真非小可，驚惶無計，慌不迭，朝地便鑽，正想身落陷阱之中，全洞上下，均有仙法禁制，堅如重鋼，此舉豈非徒勞，誰知並無阻格，容易易，便到了地底，祇是下面彷彿另有途徑，祇能照以通行，此外仍是比鐵還堅，歧徑又多，耳聽敵人，在上面同聲喝罵，要用土遁來追，跟着，便聽風雷之聲，身後已有雷火寶光閃動，看出危機已迫，祇得慌不擇路，順着下面途徑，往前飛馳，晃眼便迷了方向，最可怕的是，開頭歧路甚多，上下灣環，接連幾轉之後，前面祇剩了一條直路，除却朝前飛馳，無論上下左右，用盡心力，均不能衝動分毫，連用天刑刀，試了幾次，刀尖銀雨，所射之處，激盪起千重光焰，休想刺破分毫，情知仙府中，藏有五行仙遁，變化無方，敵人已發動埋伏，迫令人網，再往前進，凶多吉少，因聽身後風雷烈火之聲已遠，回顧身後，無人追來，意欲重走回路，再定睛一看，不禁心胆皆寒，原來那地下道路，竟是活的，自己剛一走過，隨同填沒，那裏還有途徑，可以通行，停得一停，後面道路，又逐漸由虛而實，擁塞過來，不特堅如重鋼，並還具極大壓力，迫得自己無法停留，人當萬分危急之際，明知前途凶危，此外無路，沒奈何，祇得暫時仍舊朝前遁去，悲憤之極，幾次想要回刀兵解，

借着太白金遁逃走，無如此舉，損耗元神太甚，刀又失去一把，即便能逃，也祇保得半邊身子，身陷埋伏之中，禁制如此神妙，是否能逃，也不一定，正在悔恨，心中悲苦，條條眼前一亮，金光萬道，耀眼欲花，定睛一看，人已出土，前面甬道，長約百丈，比出口一帶，高大得多，盡頭處，是一座金門，門已大開，中心懸着一團金光，正在徐徐轉動，猛覺身子，似便一股大得出奇的力量吸住，往前飛去，知已陷入幻波池中宮重地，前面便是金門神泥之險，不由嚇得驚魂皆戰，方想我命休矣，猛又覺眼前一花，一幢冷光，突自腳底湧出，同時，上面又是一蓬紅白二色的光絲，當頭壓倒，兩下會合，全身立被裹住，絲毫不能掙扎，祇聽一片雷鳴風吼之聲，兩邊甬道，電一般朝後退去，斷定萬無生理，忽聽喝道，此女並非左道妖邪，也許和昔年上官紅無意之間，誤入仙府一樣，方才我正在內打坐入定，不曾理會，後聞地底風雷之聲，中央戊土，又起了變化，忙往查看，爾等已將此女困住，他因誤陷戊土禁制，被西方神泥吸住，我倘到晚一步，萬無生理，就這樣，已受傷不輕，一見天風，苦痛難當，等我用佛家定珠，將其罩住，爾等再撤法寶，先把所中戊土精氣化去，問明來歷，祇是無心誤入，並非左道妖邪，或受惡人慫恿，來此擾害，便由他去罷，說時，少女先吃金光一裹，已是痛楚非常，再被火无害錢菜，合力擒住，人困寶光之內，分毫不能轉動，越發難耐，聞言覺出有了

生機，四外一看，身已回到先前所去小洞前面，面前立着前見道裝少女，美如天人，一身道氣，手指自己，含笑發話，料是三英中的李英瓊，聞說此女，性剛好殺，專與巽派爲仇，想不到他爲人，如此好法，當時改了前念，無形之中，生出好感，但一想起來，如何向人回答，性又剛烈好勝，不善說謊，正在又急又愧，想不出說什麼話好，英瓊接口又道，此女長得竟和紅兒一樣，令人可愛，便有什惡意，我也不忍傷他，好在今日之事，是我作主，否則就難說了，說罷，一片金霞，已當頭罩下，還未看清，已透身而過，一閃不見，先前三個敵人的法寶，也自收去，侍立於側，態甚恭謹，當時身上一輕，痛苦全失，正不知答什話好，英瓊已笑問道，你叫什麼名字，何人門下，無故來此作什，少女想了想，而上一紅道，我被你們擒住，還有何說，如肯放我自好，否則，聽便，沒有什麼說的，英瓊早就知他來歷，有意市恩，笑道，你此來祇無惡意，不特放走，如非左道邪惡一流，以後還可來往，豈不是好，少女氣迫，放否在你，與你來往做什，石完見少女話太倔強，怒喝道，這鬼丫頭，似人非人，似鬼非鬼，他那兩半邊身子，時隱時現，又能分合的玩意，從未見過，決不是什好人，師叔好好問他，這等無理，留他做什，還用太乙青靈鏡，將他送往中宮金屏之上，叫他嚐嚐味道，莫非他比妖尸毒手摩什，還有神通，能夠逃走不成，少女聞言，兩道秀眉微揚，怒視石完，正要開口，

英瓊已先笑道，我實愛惜此女，不忍傷他，他不說來意，無須問了，免得問出真情，即便再放，被你師伯知道怪我，隨對少女笑說道，不說無妨，好在你也沒有動我一草一木，把姓名說出，總願意罷，少女原知仙府禁制利害，危機一髮，祇爲來意太惡，不使出口，再一想到，還有一個性命相連的老母，尙在虎口之內生死兩難，口雖強硬，心中實在打鼓，惟恐敵人變臉，萬無幸理，一聽這等說法，好生感愧，低頭說道，我叫青兒，沒有名字，英瓊見他，所習雖是旁門，根骨却甚靈慧，兩半身合攏以後，越顯得玉豔珠輝，美秀人骨，便無聖姑之言，這等人才，見了也自喜愛，又見其身外青光已收，斂眉低頭，而有羞容，越增嬌豔，笑道，火賢姪，你修道千年，不似石完，性暴疾惡，你自送他出去，仍將出口行法封閉，以後輪值弟子，不許離開，以免外人，無心誤入，和他這樣，擒縱兩難，更使那生心覷覷的人，知難而退，豈不省事，那叫青兒的少女，似想開口，因火无害，只應命近前，喝道，你得了便宜，還不快走，青兒氣道，這是你師長，自己放我，要你這紅臉猴子，虛張聲勢做什，不要你送，我也不會再有他念，祇不爲難，自己會走，說罷，朝英瓊看了一眼，面帶感激之容，忽然掉頭，一縱遁光，便往來路出口飛去，耳聽身後錢萊笑道，諸位師長，總叫上官師妹紅兒，這又來了一個青兒，相貌一樣，偏是壞人，青兒聞言，心中一動，急於回山，也未細想，仍舊朝前飛

去，到了洞口，方想那三個對頭，怎未追來，也無人在此防守，是何原故，忽聽哈哈一笑，面前人影一閃，一幢紅光，裹着一個火人，一幢冷光，擁着前見幼童，攔住去路，正自驚疑，二人正是火无害和饒萊，同聲喝道，師伯師叔，好意憐才，如在左道門下，可速回頭，以你根骨，並非沒有成就，否則，惡滿數盡，悔之晚矣，我弟兄因奉師長之命，不肯無故傷人，否則，你不陷身土宮，早已難逃活命了，青兒聞言，氣往上撞，未及開口，火无害已把所煉太陽真火，以全力發揮出來，將洞口封住，祇留尺許方圓一洞，青兒也頗內行，知其志在示威，又看出敵人，果是利害，再一回想，自己行爲，難怪對方，且喜命不該絕，撞見一個羣邪談虎色變的女殺星，偏是那等仁厚憐才，如換別人，恐難脫身，惟恐再有激怒，更遭阻難，愧憤交集之下，也忘了左手天刑刃失去，尙未收轉，回山無法交代，強忍憤氣，冷不防施展玄功，化爲一溜青光，由火洞中穿出，剛到外面，便聽一片風雷之聲，回顧身後，一片烟光過處，那有洞口，連山形俱都不見，日光到處，瞥見前面一片凹地，聚有三個年約十二三歲的男女幼童，正在拍手歡笑，中一男童，急呼二姊，讓我也試一下，看看丌南公的落神坊，我能運用不能，聲才入耳，同時前面天空中，現出一團兩畝方圓的密雲，正朝三小飛來，離地二三十丈，中一少女，把手一指，雲團前面，忽然開出一孔，中現五座牌坊，連在一起，各發出數十百丈

金光雷火，金刀火箭，帶着大片風雷之聲，往下飛來，隨同少女手指處，由大而小，晃眼落到手上，竟和小兒玩具相似，高祇尺許，那麼強烈的威勢，揚手即收，看出三小徒弟，試驗法寶，因恐威力太猛，外用雲層包沒。快要落地，方略現形，再一聽說是卮南公的鎮山之寶落神坊，不禁大驚，暗忖這三幼童，明是峨嵋派的第三代弟子，入門當必不久，居然有此驚人法力，心中尋思，人已飛出老遠，忽聽下面大喝，此是何人，怎由後洞飛起，莫是好細，回頭一看，正是三小弟兄，那尺許高的落神坊，已脫手飛起，帶着轟轟雷電之聲，晃眼暴長十餘丈，由下追來，來勢又猛又快，心方發慌，忽見一道紅光，前見火人，突由地底衝出，朝三小徒弟，把手一擺，微聞李師伯有命，不許攔阻，那落神坊，也一閃即收，重落幼女手中，收勢又快得出奇，才知敵人利害，竟出意料，那裏還敢停留，忙縱遁光，破空遁去，英瓊原得有聖姑指點，一面分化元神，擋住來人去路，一面傳聲癩姑，發動禁制，將來人引入埋伏之中，使其先吃一點苦頭，並把天刑刃，收去一柄，然後示恩放走，青兒去後，告知火无害等三人，說今日之事，做得甚好，祇等水宮寶庫打開之時，聖姑還有恩賜，以後再遇青兒，不可傷他，隨去中宮法壇，癩姑聽英瓊說起經過，好生喜慰，隨對英瓊說，再過數日，東海變凶，便要來犯，這兩人一名藍勅令毛蕭，一名黑手仙郎章狸，昔年原經師祖，與極樂真人，禁閉在東海

水洞之內，當雙方鬥法時，師祖先想就此除害，因兩妖孽有一好友，雖是旁門散仙，得道年久，爲人極好，再三代爲求情，祇將二妖的腿腳斷去，連門下的妖徒，一齊禁閉在內，彼時雖重那散仙情面，仍恐留下後害，曾向妖人警告，說你師徒，共祇有限一二十日的壽命，今將你們，期前禁閉海底，如能洗心革面，悔過潛修，到了時機，禁法自解，並非沒有活路，如再凶心不改，妄想復仇，攻破禁制，逃出生人，一見天光，不滿二十天，必遭慘劫，我早道成飛升，極樂真。雖還尙在人間，也許證果在即，無暇及此，但到比時，自有我後輩門人，將你師徒除去，悔無及了，毛蕭老奸巨滑，雖然恨極仇敵，先還不敢存什報復之念，章狸却是極惡窮凶，性情乖厲，不特報仇心盛，並因師祖不久飛升，以爲無人再能制他，連帶帶激，慫恿毛蕭，先想破禁而出，無奈禁制神妙，威力甚大，每攻一次，必要損耗元氣，多受好些罪孽苦難，全無用處，後來看出非經百年以上水磨功夫，不能攻穿，祇得耐心守候在內，一面率領眾妖徒，苦煉邪法異寶，一面把人分成兩起，豁出受罪，輪流往外猛攻，似這樣，年深月久，禁制雖未攻破，却被妖人師徒，在海底被困之處，尋到一片神金，煉成傳聲之寶，日常向外，呼號求救，事有湊巧，當上次羣邪猛攻幻波池以前，有兩水母門下水仙，受妖人之愚，並爲那年英瓊輕雲，由幻波池逃出時所誤殺的，水母宮中同伴報仇，不料還未交鋒，到時正遇

火无害，火困依還嶺，正主人還未見面，便遭慘敗，負傷逃去，二女仙素來好勝，本就愧忿交加，歸途又接絳雲真人，所發信號，催令回宮，聽出口氣不善，並還袒護峨嵋，知道真人不久承繼道統，無法抗命，恨極之下，也未細想，忿無可洩，匆匆繞往東海，用水宮至寶，和三粒癸水雷珠，將海底震穿一洞，妖道師徒，近數十年，不時傳聲求救，也曾引來好些左道妖邪，祇爲禁法不曾失效。威力太大，又知東海雙凶，行輩邪法，俱邪甚高，人更陰險自私，反臉無情，往往天裏藏刀，恩將仇報，聽他口氣，放出之後，先尋峨嵋師徒報仇，跟着，創立教宗，令衆歸附，還未出困，便隱然以前輩師長自命，一旦脫困，定必目空一切，惟他獨尊，強令羣邪，歸他教下，對人更是嚴酷無情，有他無人：想起可慮，除有限幾個，隱跡多年，和雙凶昔年同惡相濟的同黨外，多半聞而生畏，推說無法效勞，各自避開，最近兩年，一般左道妖邪，有的懷有戒心，不肯招惹，內有幾個有力可靠同黨，雖經雙凶，許以重利，言明脫困之後，有福同享，決不似前自私，對方也因隱跡年久，靜極思動，無如各正派，聲威日甚，後進門人甚多，個個利害，不敢冒失，重蹈前惡，也巴不得有這類人物領頭，先與仇敵，一分高下，以定行止，偏生禁制無法攻破，祇好作罷，因是無望之事，去的人已越來越多，直到今春，妖婦許飛娘，忽然趕去，他原早知此事，也爲禁制難破，不願徒勞，偶然經過當地，明聽

雙凶，傳聲求援，均作未聞，後遊海外各島，本意是想多勾結幾個妖人，與峨嵋作對，不料這次，人未勾成，却在南極附近，一座飄流的冰山內，發現一個異人，對方是一中年道姑，法力還在其次，但他特有一件至寶，名為兩間圖，能將過去未來之事，由圖中現出，但是每次施爲，均要消耗行法人的元氣，女異人，本非妖邪一流，昔年爲避本身災劫，事前將自己，用法力禁閉在萬丈冰山之內，在內苦煉，法力頗高，照着當初誓言，必須等那冰山，自行化解，還須有人相助，始能脫身，否則，到時冰山平久分裂，浮向海內，隨波移動，如若無人救援，隨同墜冰相撞崩裂，人也隨同粉碎，保得一個元神，前往投生，又須多受好些苦難，最好能在當中山腹，未分裂以前，有人用法力，由外面將冰山禁住，照他所說，連同附身尺許厚的墜冰，一取出，送往暖流之中，將冰溶化，再尋一洞安頓，用皮棉等，溫暖之物，周身包裹，並將胸前所懸玉瓶中靈丹，與他服下，經過三日夜，由他本人，用本身真力，發動陽和之氣，和靈丹之力，使其充沛全身，才能復原，因在冰中，凍僵多年，雖有法力，也禁不住那酷寒奇冷，昔年爲了滅消前孽，發願又苦，明有至寶，可以觀查未來，因知這類本身災劫，千慮一失，無法趨避，本來拚受苦難，以求他年成就，道心毅力，異常堅定，祇把本身元神，守住兩處要穴，全身均被墜冰包沒，骨體墜凝，那副肉體，稍受撞擊，固成粉碎，便是有人救他，

不照所說行事，驟遇熱氣，也成殘廢，更須多受好些苦痛，雖知妖婦，不是好人，終感救他之德，始而還想勸其回頭，後見話不投機，妖婦已生惡念，一面戒備，一面拿話點醒，說我法寶法力，均非尋常，休看先前需人解救，此是昔年願心，現已復體，功力較前更高，將成不死之身，害他無用，不如多此一個益友，平日各行其志，無須勉強，將來遇事，多少有點益處，妖婦聽出不是好惹，祇得變計，請其取圖，查看夫來，異人知其迷途罔返，勸說無用，又不願助紂爲虐，借口此法太耗元氣，已過之事，容易現出，至於未來吉凶禍福，祇能隨人心念，查看出一個大概，道友執意觀查對頭境况，至多祇能憑你心意所注，將這百日內外的，對方虛實，現將出來，再遠便非所能，妖婦表面應諾，祇請查看一個時辰，異人料他詭詐，口不應心，無如受人之惠，祇得應諾，行法前，笑說，我雖蒙你相助脫險，其實彼此兩益之事，對於道友，也是成敗關頭，忠言逆耳，我也無法，既然答應，自無不算之理，不過，道友對頭太多，都要顧及，或再有什麼外文章，我不過多耗一點元氣，到了緊要關頭，不能盡查隱微，却休怨我，妖婦仍然口是心非，恨不能把各正派的動靜虛實，全看了去，及見峨嵋仙府，和各位長老，所在之處，多有仙法禁制，再不，便是剛現形影，對方便似有了感覺，一片神光閃過，連所居洞府，一齊不見，連看幾處，均是如此，以爲敵人均有準備，查看不出，失望之餘，

想起所勾結的一般妖邪，不知是否受愚，與敵拼命，最後看到東海雙凶，居然現出兩水仙破禁之事，心方一喜，時限已到，臨分手前，忽又想起，正教諸長老，無一好惹，難得對頭，正在閉關期中，怎忘了避重就輕，尋他門人晦氣，二次又向異人請求，再看一次，始而異人不允，後經妖婦力求，說是祇此一次，便算報答過我對你的好處，好在雙方，道路不同，你又怕事，不會助我，如肯答應，從此不再相擾，你看如何，異人原想將來與妖婦往還，有了友情，再加苦勸，聞言知其無可救藥，慨然答應，嘆息了一聲，二次施爲，但祇允半個時辰，經此一來，才將幻波池諸同門動靜虛實，看出一個大概，本來還要詳細，一則，幻波池紫雲宮，均有仙法隔斷，無法透視，光明境遠在天外神山，相隔南極尚遠，又有元磁極光阻力，結果祇把金蟬，朱文，余英男，三人的行動，和另外幾處同門的近況看去，就這樣，金蟬等三人，先在小寒山，有佛法禁制，中途又有一鬼仙暗助，仍然未窺全豹，白費心機，徒使那女異人，耗了不少元氣，連妖婦也不好意思，再強人所難，方始回轉，先往東海，去與雙凶勾結，說是禁法利害，祇有水宮至寶，癸水雷珠，才能攻破，我已爲你二位設法，到時必有人來，助你脫困，但是你那仇敵，已早飛升，門人法力均高，第三代弟子，人數衆多，更關係他的盛衰成敗，脫困之後，如往峨嵋報仇，真是徒勞，最好避實擊虛，先往幻波池，將一千小狗男女除

去，不特仇報一半，昔年聖姑伽因遺藏的至寶奇珍，還有好些毒龍丸，豈不盡爲我們所有；雙凶被困多年，不知事有巧合，洞外禁制，恰在那日失效，便無雷珠攻破，照樣脫身，妖婦再故甚其詞，並不明言真相，却在話中，暗示費了不少心力，雙凶本就感激異常，況又同仇敵愾，所說也極有理，自然一拍即合，依了章狸，祇一脫困，當時便往幻波池尋仇，毛蕭奸滑，又聽妖婦，說得幻波池諸人，那等威勢，雖然自信手到成功，這般年幼道淺的後輩，決非其敵，仍主穩扎穩打，飛娘本是隔岸觀火的陰謀毒計，明知此時，正教昌明，聲勢浩大，這般後起門人，全不好惹，爲想洩憤，又知雙凶，陰毒淫凶，邪法極高，和峨嵋派，仇深恨重，勢不兩立，如能引去，即便仇報不成，甚或爲敵所殺，以雙凶獨有的邪法，和百餘年苦煉妖陣，這般後輩，決禁不住，多少也有傷亡，能把幾個爲首的除去，固可快意，即或不能辦到，幻波池仙府，必爲所毀，使其兩敗俱傷，將來報仇，可少好些阻力，又因長眉真人，向無虛言，昔年所說，必要應驗，爲此力勸雙凶，說事越祕越好，出困之後，在發難以前，人約越多越好，千萬不可露面，暫時人藏洞內，等把各方道友約齊，冷不防，直飛幻波池，一舉成功，以免風聲傳出，對方有了準備，下手便難，雙凶因妖婦，連時日均曾查明，預先說出，令其小心戒備，以免雷珠威力太大，連所居海洞，一齊震碎，無法藏身，語意十分誠切，不由不信，到

日，妖婦隱形飛來，先用傳聲警告，說時辰已至，但那兩位水仙，爲防仇敵知道，不便引來相見，事成即去，請各施展法力防護，以免驟不意，誤受虛驚，話剛說完，兩團酒杯大小的銀光，已穿波而下，直落海底，霹靂連聲，霞光暴湧，海水羣飛，駭浪山立，雷擊之處，方圓數十里的海水，直上數百丈，當時水霧昏茫，高與天接，雙凶所居海洞，立被自頂震穿一個大洞，金光彩霞，連閃幾閃，便自不見，洞中風雷立止，不知禁制，也在此時失效，以爲全出妖婦之力，助其脫困，自然感幸非常，妖婦又是天生尤物，妖艷善媚，雙凶全爲所迷，奉若天人，如非妖婦，若即若離，又懷感恩之心，不便強迫，換了別人，早已不肯放過，妖婦看出雙凶，爲其所惑，越發得意，表面推說爲好，不令冒失，實則，深知雙凶，祇有一二十日壽命，不令期前出洞，雙凶爲色所迷，言聽計從，商計定後，妖婦借着約人，自行飛走，雙凶知道妖婦，和峨嵋仇恨甚深，爲想一舉成功，討他歡心，便照所說，隱藏海底，洞原之中，加功祭煉各種邪法異寶，訓練衆妖徒的凶魂，一面把所有同黨，全數召集，以圖大舉，再不多日，便要來犯，邪法本就利害，又在海底，蘊毒多年，凶威更熾，門下衆妖徒，都以元神出門，各擅獨門邪法，分合由心，尋常飛劍法寶，所不能傷，那怕祇剩一縷殘魂剩魄，經過妖師邪法運用，雖受極大痛苦，當時仍能復原，更煉有一種極陰毒的妖火，所到之處，無論金鐵石土，沾

上一點，立被大量侵入，外表原樣不動，內裏却成了劫灰，法力稍差的道術之士，固是遇上無救，妖火更具極強侵蝕之力，得隙卽入，差一點的，防身法寶飛劍，被其包圍，不消多日，全被煉化，端的陰毒非凡，我們的人，本不夠用，法力又有高低，我須主持五行仙道，瓊妹既要隨同坐鎮，飛巡五宮，防其侵入，不能離開，更須往依還嶺上，作一主帥，用你那兩件奇珍至寶，防護衆同門，尤其末了，用玉清大師新送回的，萬年溫玉，收那妖火，關係最大，但易師姊歸來尙早，你祇一人，如何分身兩地，你那兜率火靈焰，雖然煉就第二元神，但不能與本身，同時分頭應敵，方才你往後洞，去見聖姑，我一人在此，又接眇師姊，心聲傳語，說起這些話，並還嚇我，說敵勢太強，雙凶妖陣，一經佈成，我們便入危境，最好能有幾個好手，專一擾亂陣勢，不令當時佈成，以爲緩兵之計，時候拖得越長越好，務使上來阻礙橫生，但又不能以全力，誅殺妖徒，免其激怒，連將來對付各位師長，妄想報仇的一套，也使出來，更難應付，我們這裏人少，新近又走了幾個好手，勢子越孤，祇有火无害，錢菜，石完三人，比較有用，能夠支持上三兩天，但也不是長法，稍爲疏忽，應付失宜，男女同門，必多傷折，仙府危機，也更加重，最利害是，事前雖有太乙五烟羅，籠護全山，到日，終爲妖火所毀，而在期前十多天中，明見有人受傷，還不能救，除却本身功力真高，中邪不重，應受機警，不

等妖人追來，先逃烟層之下，或能自保，人如出救，雙凶全是動作如電，神速無比，稍有一絲空隙，立被侵入，必將元神，隱附受傷人的身上，一過禁網，立時爲所欲爲，瓊妹兜率火，雖是他的尅星，至多使其受晦，不能除害，一擊不中，再擊必難，我聞言自是愁急，他照例有頭無尾，再問便無回應，氣得我正想罵他幾句，激令開口，不料瓊妹有此奇遇，這類兼有仙佛兩家的，身外化身，比起日前用紫清靈焰，所煉第二元神，更多妙用，好些位師伯叔，均未煉成，一半修行將完，無須乎此，一半也爲寄託元神的，一粒寶珠，曠世難求之故，同門同輩中人，祇鄧八姑師姊，曾用多年苦功，將一粒靈魂珠，煉成第二元神，自歸本門以來，仗着他多年苦修，用功勤奮，近來功力日深，大受師長器重，誰都敬羨，傳爲佳話，按理就有福緣遇合，得到一粒同等的寶珠，至少也須經過一甲子的苦功，毫不間斷，更須有人護法，道心堅定，以防魔擾，才可有望，想不到瓊妹半日之內，遇此奇福，不特本身定珠，佛家至寶，本門心法，已全通曉，聖姑並將昔年所留化身，和那法力智慧，與瓊妹元靈相合，頃刻之間，大澈大悟，由此具有極大智慧，豈不可喜，此時既能將前煉第二元神，與佛家定珠相附在其上，化身飛出，祇消再加三數日的坐功，便可身分兩地，禦此危機，雙凶多高邪法，暫時也難侵害了，說時。竺生正由外面飛進，侍立於側，聽師父誇獎火无害等三人，恭身笑說，弟子今

日鍊那落神坊，已能隨心應用了，癩姑回頭罵道，駭丫頭，曉得什麼，你當事情容易哩，好幾位師伯叔，均不免於危難，你小小年紀，如何當此大敵，何況你那落神坊，本是騙來之物，老怪物一向狂傲好勝，走時不好意思，由你三人手中取回，表面大方，暗中心疼，門下弟子，和一般妖黨，見此鎮山之寶，落我師徒之手，痛惜萬分，均想乘機奪回，而雙凶同來妖黨中，便有上次漏網妖人在內，你們出去，祇有丟人，還將到手之物失去，乖乖的，守在洞內，如覺閑得無聊，可出北洞水宮，用你那落神坊，將靈泉發源之處的小池護住，相助李師叔，防禦來敵，人在裏面，雖有好些便宜，不致死於妖人之手，情勢祇更凶險，虎頭蛇尾，反而有害，你們有大胆子麼，竺生先聽師父口氣，不令過問，本在失望，聞言大喜道弟子姊弟三人，雖然入門日淺，無什法力，但都向道堅誠，休說有什險難，百死不懼，癩姑還未開口。

第四回

靈桂吐奇馨十里香光明彩焰

仙禽誅老魅千山雷雨亂虹流

英瓊先見竺笙竺聲，門外探頭，似在偷聽，也不說話，暗將元神飛出，查聽二人，是何心意，祇見大姊竺笙，滿面淚容，自己門人竺聲，在旁低聲勸慰，意似二師伯雖不許我三人殺敵，爲師報仇，既命北洞防守，想有妖邪來犯，我們殺他幾個出氣，也是一

樣，好在外來妖邪，都不是大師伯的真正仇人，有什相干，今朝聽火師兄說，大師伯日內，必能脫難，轉禍爲福，大姊祇一提起，便自傷心，何苦來呢，英瓊見這三個新收弟子。全都至性純厚，根骨靈奇，貌更美秀，膚如玉雪，年紀又小，言動天真，處處引人憐愛，便在裏面喚道，你兩姊弟，在外做什，北洞水宮，仙府重地，乃我鎮守之處，何等重要，你三人隨我一起，包有事做，你師父難期將滿，決無凶憂，筌兒傷心做什，如有差池，我們早着急了，癩姑接口笑道，你和易師姊都太憐愛門人，留神此時縱容他們，日後爲你惹事呢，率性一樣也能，對於米劉二矮，你偏那麼嚴厲，他二人爲了誤犯師規，不敢見你，終於以身殉道，心志遭遇，更多可憐，這些日來，不聽你提起，不顯得太偏心麼，英瓊笑答，二姊每喜故意說笑，自從米劉二徒，殉道以來，我已改了前念，祇等幻波池，開府事完，便要出山，尋訪他們下落，欲使早返師門，免因夙孽糾纏，又被左道妖邪，強收了去，能和米明孃那樣，出污泥而不染，那有今日之事，二姊自來說話，多有原因，當此商談正事，強敵壓境之際，忍發此言，莫非令眇師姊，有什話說麼，癩姑笑答，瓊妹你真聰明，他本叫我，事完再說，祇未十分禁止，語多有因，本想暫時不對你說，不知怎的，偏藏不住話，反正事情還早，你共總沒有幾天，既要煉那身外化身，又須用本門太清仙法，重煉溫玉，不要爲此分心，快帶這三個小東西，去往北

洞水宮，早日用功，祇管福緣深厚，道力精進，到底功候越純越好，好在因此與尋常入定不同，一經用功，第二元神便要飛出，由第三日起，便須分身兩地，元神常在依還嶺上守望，並不妨你煉那溫玉，又有這三個小淘氣，隨在一起，稍給點便宜，就哄得他們心花怒放，和你親熱，那似我一個人，孤零零獨守法台，來敵那麼利害，看不出來也罷，偏是敵人動靜，全在總圖之上現出，打是打不過，防是防不了，救兵雖有，一時又趕不到，看着發急，有多難受呢，竺笙接口笑道，師父一個人無聊，弟子去陪師父坐鎮可好，癩姑啐道，胡說，你當好玩的呢，我那地方，雖極重要，敵人是看不到一個，真要被衝進，整座仙府，全數瓦解，你三個小淘氣，一個也休想活命，法台之上，你不能去，守在一旁，有什意思，趁早給我快滾，跟着李師叔，便得不到別的好處，祇肯用心，偷偷摸摸，多少也學一點本領，不比跟着我這師父，強得多麼。英瓊見竺笙受此申斥，面帶驚急之容，方說二姊，他好心陪你，說他做什，隨聽門外有一少女接口道，瓊妹也真忠厚，你還不知癩姊姊，向來嘻笑怒罵，天性滑稽麼，初開山門，收到這好弟子，近日此女身上醜皮，又全脫去，回復本來面目，長得和仙女一樣，人更靈慧，誰都見了憐愛，癩姊姊自更得意，表面申斥，心實嘉許，這叫做其詞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你沒聽叫他同往水宮，得點好處麼，話未說完，人早走進，不禁大驚，原來來人，正

是小寒山二女中的謝琳，由申若蘭，陪同走進，癩姑知道小寒山二女，與易靜脫困有關，不願說笑，忙和英瓊，起立相迎，同聲詢問，易姊姊何時脫險，謝琳笑答，實不相瞞，我和家姊，此時便陪易姊姊，同在魔陣之中，家師因此事關係易姊姊他年成敗太大，不到日期，不許過問，祇得守在一旁，家姊說什麼，也不許開口現形，我想良友被困，祇作旁觀，連面都不見，有多難過，心正氣悶，不料我收了一個孽徒，是個女鬼，人到還好，祇比我還要好勝疾惡，喜歡多事，他前師也是一位鬼仙，有一仇敵，近方出世，他得信之後，便着了急，每日東奔西走，想爲他師父報仇，並將他前師一個關係重要的玉匣，先尋回去，我平日不大管他，沒料到昨日爲尋玉匣，引出一個強敵，本已將他困住，後來似因對我姊妹顧忌，故意放走，此女認爲奇恥大辱，和人拚命，正糾纏不下，被家姊算出，我因此事難怪此女，乘着易姊姊難期未滿，還有數日閒暇抽空趕去，將其領回，正好路過此間，一來看望諸位姊妹，就便送信，使知易姊姊，脫難在即，祇原體稍爲受傷，耗點元氣，功力反到加增，他那三生良友，又爲他千辛萬苦，出生入死，往來數十萬里，求得藍田玉寶，與好些靈藥，脫難之後，就在魔宮中，稍爲調養，不特兩三日內復原，並和令高足一樣，變成一個絕代佳人回來，有多好呢，紅兒同困陣內，幸他事前，爲罡風旋颳，捲上九天高處，到了靈空仙界，巧遇仙緣，得了一件奇

珍，居然毫未受傷，除鳩盤婆老魔妖魂時，並還仗他之力頗多，洪弟也在陣內，但未被困，祇管放心，可惜這裏的事，此時不便明言，祇帶來了三片樹葉，送與癩姊姊，瓊妹，蘭妹，人各一片，到了情勢緊急，防身之外，多少有點用處，癩姊姊瓊妹，多半還用他不着，尤其癩姊姊，坐鎮中宮法壇，更無用處，我又帶得不多，不能每位奉贈，轉賜你令高尼罷，我還要去看候易姊姊脫難，免得家姊怪我，袒護門人，又鬧玄虛，三人聽他要去，忙喊二姊留步，我們還有話說，滿洞金霞，人已不見，遙聞謝琳傳聲，說不久來賀開府盛典，何在此片刻之聚，請恕無禮，語聲越聽越遠，再用傳聲呼喊，已無不應，才知謝琳，也是身外化身，神遊來此，數年之別，竟有這樣驚人法力，俱各贊佩不置，見英瓊所接三片樹葉作紺金色，祥光隱隱，大如人手，上有符篆，料具深意，便照所說分配，英瓊想起女同門中裘芷仙，身世最是可憐，便請若蘭，把自己這一片轉贈芷仙，以備到時防身之用，並令守在洞內，無須出戰，癩姑見衆男女同門，相繼由外走來，并還添了四位新客，惟恐人多走口，故意笑道，北洞水宮，關係最重，須防妖邪水遁侵入，瓊妹由今日起，便守在裏面罷，這三小姊弟，你也帶去，免得放在外面，累人操心，英瓊笑諾，自帶竺氏姊弟，往北洞水宮走去，癩姑見除林了寒莊易，未來而外，女仙俞樹，因事他往，說好三日即回，決不誤事，餘者差不多俱已到齊，便即向衆商計

應敵之策，衆人先因癩姑接到眇姑第一次心聲傳語，疑有外人，或是強敵，要來侵擾，雖然事情發生，應在後洞，爲防萬一，前洞也有事故，或被來人，由後洞攻入中宮要地，曾令衆人，防守全洞內外，並將五行仙遁發動，就便演習防禦之法，及至眇姑，二次傳音，知道英瓊有了奇遇，大功告成，日內無事，下令請衆自便，當日依還嶺上，天氣分外晴朗，景物本極靈秀，上官紅等一般門人，知道三位師長，均喜花木，每遇暇時，紛往各處搜羅，後山一帶，差不多已成了一片花山，丁南公走後，又來了好些長幼同門，同時發現對面寶城山深谷之中，有好些奇花異卉，和許多參天嘉木，長一輩的同門，除申若蘭，自來愛好，最喜佈置園林，一面把昔年由桂花山福仙潭帶出來的千年桂實，在靜瓊谷內外，覓地種植而外，日常無事，便率衆門人，採奇選異，窮搜澗谷，尋求佳種，有若蘭一領頭，一般後輩，越加起勁，當日恰是若蘭所種桂樹，在仙法靈泉種植之下，全數成長，亭亭若蓋，大已合抱，預定夕陽西下，明月東升之際，那百十根仙種靈桂，全數開放，袁星格外討好湊趣，並將谷中所藏仙釀，連同近一二日，所備肴果取出，等到銀蟬吐輝，萬花奇放之際，款待長幼羣仙，衆人知道若蘭所種桂花，不比平常，都想一聞天香，同賞月華，先聚在靜瓊谷中，等候東山月上，領略天香，若蘭爲想使衆驚奇，先將樹上金粟，全數禁住，看去祇是一片濃陰，想等月到中天，請來英瓊，齊吐

香光、見佈置停當，令衆少候，自往池底去約英瓊，剛到池邊，猛覺眼前金霞微閃，身已被人抱住，掙扎不脫，回顧又不見人，心正驚急，待要行法抗拒，忽聽耳旁低語道，蘭妹是我，把你那桂實，送我兩粒如何，聲才入耳，謝琳已自現身，同往池中，穿波而下，小寒山二女，除和易，李，癩姑，輕雲，朱文，交情最厚而外，對於若蘭，也最投契，謝琳和若蘭，同是天真愛好，尤爲親熱，一見是他，急於想知易靜安危，好生歡喜，連忙回手想搜謝琳纖腰，却搜了一個空，知其神遊來此，便同飛進，和癩姑英瓊見面，談了一陣，謝琳飛走，衆見若蘭，請人未回，本要命人來催，向芳淑，雲紫綃，同了司徒平，秦寒萼夫婦，忽然相繼飛來，若蘭又一去不回，月華已高，那百十株桂花樹上，一點花痕俱無，疑有什事耽擱，便由萬珍李文衍，陪了新來四人，同往仙府，即便催請若蘭，行法開花，人去以後，又待有半盞茶時，不見人回，相繼尋來，癩姑因方才演習甚好，又添了四個同門，越發高興，分配完了職司，對衆人說，今夜蘭妹設有天香盛會，我和瓊妹，俱都有事，無法享受，羣邪不久來犯，好在還有幾天，今明兩夜，請各隨意遊賞，過了明日，便須輪流演習五行仙遁，並作防禦之計了，衆人多半貪玩喜事，除司徒平夫婦初來，想和癩姑長談，不會同往，連紫綃芳淑，也被若蘭拉走，當夜自是盡歡，次日衆人見百十株桂花樹上，綴滿金粟，異香馥郁，籠罩全山，靜瓊谷一帶，

香光如海，比起往日，景更靈奇，想起昨夜盛會好玩，連日月華又好，紛紛慙慙若蘭，多來幾次，若蘭性情溫和，又最愛花，一想雙凶，還有好幾天才來，自己奉命領上禦敵，便當時羣邪來犯，也來得及，時期雖未算準，至少五六日內，不會有事，經衆力請，便即應諾，人心都喜遊樂，而這兩輩同門，又十九好勝，互相爭奇競異，點綴風華，每當黃昏月上，便各施法力，出奇制勝，酒美花香，言笑宴宴，個個興高彩烈，歡喜非常，這一個天香盛會，竟開了好幾天，由十四夜起，一直延續到了十八夜裏，衆人雖是近來功力精進，大都修道年淺，出門便是順風，就遇危險艱難，仗着同門衆多，應援神速，終於逢凶化吉，有時并還因禍得福，無形中便生出輕敵之念，心想以丁南公那高法力，尙且安然渡過，何況東海雙凶，祇管癩姑，再三誥誡，說這次羣邪來犯，遠非昔比，全是極惡窮凶，毫無顧忌，多利害的毒手，全施得出，衆人也祇稍爲警惕，過後便完，而萬珍，秦寒蓁，向芳淑，雲紫綃四人，俱都疾惡太甚，萬秦二女，又是修道年久，以前吃過妖人苦頭，憤恨更深，加以修煉在前，自信法力頗高，反到不如一般後輩同門，連經失挫，心中難過萬分，近來雖把以前妬忌之念去掉，對於第一次不能隨衆通行火宅嚴關之事，認爲奇恥大辱，常想得一機會，挽回顏面，對於羣邪來犯，非但不以爲意，反想乘機多建功勞，竟想借着若蘭催花盛會，以爲誘敵之策，暗中約好幾個身

有至寶的女同門，到時連合應敵，表面德惠若蘭和衆同門，日夜賞花賭酒爲樂，衆人本在高興頭上，萬珍又是先進同門，鬧得癩姑也不好意思，十分勸阻，祇得暗告英瓊，說衆人這等輕敵，早晚樂極生悲，師長原曾暗示形勢凶險，好幾位同門，均有災劫臨身，全仗本身道力，小心應付，才能免難，無奈再三誥誡，均不肯聽，萬秦二位師姊，天性強傲，入門在先，其勢不便多說，這類百花飲酒，原是修道人，閑時所享清福，不算壞事，有他諸位領頭，鬧得一般後輩，都無法禁止，勸既不聽，祇好由你和俞鬱道友，司徒平師弟，帶了火炁害，錢萊，石完三人，多加小心，表面率性不加過問，由他們自己鬧去，英瓊自然惟命是聽，衆人先還怕主人，胆小顧忌，不好意思，任性所爲，尤其英瓊，自從煉就身外化身，一人能夠分身兩地，比以前紫清神焰，所煉元神，還要神妙，有時暗中飛來，見衆狂歡縱飲，常向若蘭暗中誥誡，說是樂不可極，強敵將來，最好適可而止，人又心直口快，若蘭和他，交情又深，英瓊走後，便向衆人推謝，往往減興，及到了末一兩天，英瓊受癩姑囑咐，不再過問，萬秦二人，又把誘敵心意說出，經此一來，有了題目，這幾個長一輩的同門，法力既高，心更靈巧，萬秦二人，所知又多，於是各運巧思，除那百十株，燦如金霞的桂花樹外，又由各處，移植了大批花樹，並把當地原有泉石峯崖，施展法力，模山範水，吞吐雲嵐，加以許多佈置，靜瓊谷一帶，

望去直成了一片繁霞，仙雲杏靄之中，時見瓊樓玉宇，飛瀑流泉，掩映其中，香光花氣，已將籠罩全山，相隔百里之外，均能聞到各種異香，端的仙景無邊，盛極一時，那賞花盛會，無形中，成了日課，英瓊自從近一年來，功力大進，一日千里，與前判若兩人，性情也溫和了許多，自將第二元神煉成，便分開兩地，本身坐鎮幻波池，加功勤修仙法，并煉那萬年溫玉，定珠所化元神，不分日夜，均在依還嶺上，留神防守，頭兩天還將慧光現出，往來查看，後恐萬秦諸人，說他炫耀，又見衆人興高彩烈，自己却似如臨大敵之狀，佛自視甚高，不肯隨和，去過兩次，便將珠光隱起，每一想到情勢不妙，衆同門好些情態反常，輕敵太甚，易靜尚未回來，便自愁慮，眼前祇有林寒，莊易，女仙俞巒可共心腹，小輩門人中，火无害，沈穩老練，錢萊雖有童心，因其歷劫多生，夙根靈慧，還能聽話，日期將近，便命二人和袁星，分頭留意，次日天大雷雨，附近山中，山洪暴發，雨後洪流，宛如萬馬奔騰，到處水氣濛濛，一片昏沈，天低得快壓到頭上，一時迅雷交作，霹靂連聲，震得山搖地動，金蛇也似的電閃，隱現密雲暗霧之中，滿空交織，雷雨之大，爲英瓊到幻波池以來，第一次所見到，最後兩日，因不願見衆人，耽於宴安，不知遠慮，寒萼雖和萬珍一個鼻孔出氣，自從上次碧雲塘，爲化血神刀所傷，病愈之後，深感易，李，癩姑，七矮諸人恩義，又經乃姊紫荅，暗中誥誡，

雖然輕敵貪功，還好一些，萬珍仍以老大姊自命，說話每不投機，自己入門日淺，年紀太輕，全仗師門期愛，夙因巧合，得了許多奇遇，才有今日，素性率真，不善詞令，惟恐話不留神，無心開罪，或被誤會，身呈主人，事已至此，除却到時拚冒危難，竭盡本身智力，小心防護，和癩姑一裏一外，分頭主持而外，對這幾人的禍福安危，祇好行其心之所安，更無善策，爲防萬珍多心，便未再往靜瓊谷中查看，祇在幻波池入口一帶鎮鎮，算計東海雙凶，必在日內來犯，事前也許先命一二徒黨，來此窺探，仙示又未明言日期，不得不先作打算，當日午後，奉命在幻波池中防守的，幾個男女同門，已經癩姑發令，各按指定門戶，防守待敵，太乙五烟羅，已暗中籠罩全山，火炁害和錢萊，最敬師長，癩姑英瓊，尤所敬仰，由前日起，便借故離開衆人，隨同在側，正想天變非常，莫是強敵將來先兆，石完由後山跑來，見火錢二人，池邊望雨，不知英瓊，隱身在前，笑對二人道，這裏的雨，有什好看，日前離山他往的諸位師叔，方才均已回轉，萬師伯因日前天香盛會，他們不會在場，內中又有兩位新來的，特意施展仙法，把空中雷雨驅散，又有各位師伯叔，行法催花，恐癩師伯見怪，祇在靜瓊谷一帶，行法施爲，谷中已成了花海，據萬師伯說，下有五行仙遁，上有太乙五烟羅，多利害的妖邪，也攻不進，就算妖火陰毒，能將五烟羅煉化，也非短時日內，所能辦到，平日在外行道，變多

三數人一路，難得大家聚在一起，有此盛會，正好略享仙山清福，借此誘敵，何必那樣大題小做，我想此言有理，果真有什危難，不是妖邪對手，師祖早有預示了，此時谷中正在熱鬧，鋼羽大哥也剛回來，問他送客何故，去了這多日才回，他也不理，祇把袁師兄引開，背人私語，被我發現，地遁掩去，誰知這位會飛的師兄，比我更鬼，剛一到，他便飛走，袁師兄又不說什話，我料他們平日親密，背人說話，必有原因，問他不說，便跑了來，想把你二人喚去，玩上一會，那母猴子，信服火師兄，你去問他，也許肯說，還不快走，二人未及回答，英瓊因那日神鷗，送他老友白鵬，一去不歸，知他近來，神通越大，不告而行，必有原因，或被白眉師祖喚去，用人之際，心仍不免懸念，一聽回山，急於探問慈父李寧近況，想命錢萊往喚，猛一回顧，瞥見靜瓊谷上空，大片濕雲，急如奔馬，排山倒海一般，滾滾翻飛，往四外湧去，同時，數十百丈大小一股霞光，正由谷中，衝空而起，當空立被衝開大團雲洞，照得後半山，直成了光明世界，濃雲散處，谷中火樹銀花，一齊出現，比起往日所見，還要富麗繁妙得多，各種花香，一陣隨一陣，由後山一帶，隨風吹來，分外濃烈，正覺當此風雨欲來的，緊急關頭，衆人祇知作樂，借名誘敵，毫無戒心，萬一衆同門，有什傷折，如何是好，忽聽後山雷聲，比方才猛烈得多，時見大團雷火，挾着萬道金光，自密雲層中下射，到了壑底，方始爆

炸，先未留意，因聽雷擊太猛，便多看了兩眼，忽然發現每次雷震，均有雙聲，有時竟是下面先響，知道本山，四面皆是深溝大壑，雷擊之處，遠在後山危崖盡頭，千尋絕壑之中，因那地方，偏在山陰，自從入居仙府以來，祇在第一年，隨同易靜，巡查全山，到過兩次，見山中景物靈秀，花樹繁多，獨那一帶，偏居山陰，雖幻波池最遠，祇靜瓊谷相隔較近，中間又隔着兩處峯崖，壑對面也是參天峭壁，兩邊都是巖山秀石，寸草不生，僅壑底附近，有幾處瀑布，終年向外狂噴，環山而流，山中瀑布甚多，那幾處瀑布，深在壑底，並不美觀，附近又無什景物，看過拉倒，平日誰都不想再去，當日迅雷太奇，下面又生反應，料知有事，忙告火无害，饒菜，令將石完留住，一同防守，不要離開，自往後山飛去，想看雷擊之處，是否有異，歸途再尋神鷗，問見父親也未，近日飛行，更是神速，本來念動卽至，見迅雷來自天上，專擊一處，心疑下面藏有精怪，該遭雷擊，在彼相持，所以雷雨未住，反更狂烈，如是左道妖邪，不會這樣情景，又見靜瓊谷中，香光浮泛，霞蔚雲蒸，景物奇麗，暗忖這等靈奇明麗的仙景，休說諸位同門，便自己和癩姑，如非變患當前，也必不肯放過，這時雨勢更大，宛如億萬股瀑布飛泉，天河倒傾，往下飛瀉，本來滿山都在臺雨傾注之下，因有太乙五烟羅，籠罩全山，雨點打將上去，吃那五色淡烟擋住，轟轟發發，驚霆怒飛，霹靂連珠，雷電交織，四外羣

山，更是風狂雨暴，所有森林草木，搖撼飛舞於暗雲風雨之中，無數股雨中山洪，河決一般挾着斷樹泥沙，由高就低，電駛而下，彷彿整座山巒，均要被那風雨捲去，而依還嶺上，上空風雨，祇管越來越猛，太乙五烟羅籠罩之下，却是靜蕩蕩的，連花樹也無一根搖動。地面更見不到一點水跡，加以雨量奇大，轉眼成河，隨着山勢高低，被那五色淡烟托住，四外飛流，有的地方，還似大小千百條銀蛇，滿山亂竄，蜿蜒飛舞，往環山絕壑中流去，有的地勢平斜，直似一片又寬又長的銀光，在彩烟之上，凌空而渡，先在幻波池旁，雨勢稍小，光景又極昏暗，全憑慧目法眼，四下遙望，還不覺得，這時，因靜瓊谷中，飛起一片霞光，後半山一片光明，看去更成奇絕，由不得便多看了兩眼，正往前進，忽聽一聲鶻鳴，由前面絕壑上空暗雲中，隱隱傳來，暗付近日功力大進，又將定珠，煉成元神化身，法力更大，方才要喚神鶻，祇用傳聲，一呼卽至，竟會忘却，可見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遇事真個疏忽不得，心念動處，人已飛到絕壑邊上，一看神鶻，隱身密雲層中，離地甚高，本想傳聲詢問，來此做什，眼前倏地一亮，空中金蛇電閃，緊跟着，一道紅光，夾着大團雷火，朝壑底電射而下，目光到處，忽然發現一件奇事，原來壑底積水本深，大雨之際，對崖雨中山洪，紛紛下注，水勢本應暴長，依還嶺這面，因有太乙五烟羅，籠罩全山，雨水均被彩網托住，分往壑中下流，那壑環繞全

山，全都通連成一大圈，洩口又高，比平日暴長起數十百丈，英瓊所看之處，乃是壑底對面一個崖洞，平日爲水所淹，不曾留意，這時，挨近崖洞七八丈方圓一片，竟現壑底，點水皆無，兩邊的水，全被逼住，晶牆也似，先見那團雷火，凌空下擊，猛烈異常，看形勢，似朝對面崖洞打下，剛到崖腰，忽由洞中飛出一團銀光，其大如杯，流星飛射，朝那雷火迎去，兩下一撞，霹靂一聲，常時爆炸，祇見紅光銀雨，四下分飛，對面崖石，紛紛震裂下墜，轟隆砰訇之聲，震得山鳴谷應，半響不息，方想是何精怪，這麼猛裂的天雷劫火，竟被擊滅，那銀光又不似怪物的內丹，也不帶什邪氣，是何原故，如在平日，英瓊發現本山藏有精怪，正在抵禦雷劫，定必飛入洞內，將其除去，也是近來，連經仙緣遇合，福至心靈，因神鵬方才一嘯，想起昔年慈父誥誡，說自己殺氣太重，以後無論遇何妖邪，存心先要仁厚，不可趕盡殺絕，冒失出手之言，幻波池開府不久，便更下山行道，前路艱難，所遇敵人甚多，更須把父親的話，謹記胸中，以免妄殺鑿錯，心中一動，便停了下來，靜以觀變，跟着又見三團雷火，一團接一團，朝下打到，均和先前一樣，才一飛落，必有銀光，由對面洞中射出，看到末次，漸覺雷火威勢越盛，銀光雖能防禦，將雷擊散，不令到底，光却逐漸退下去，心想洞中所藏，如是修道之士，預知雷劫，藏此抵禦，所發銀光，當是抵禦天劫之寶，又不應滅退下去，正覺勝

衰相倚，無謂是人是怪，均難免此一劫。忽聽對洞，有一老人，顫聲急呼道，我修道多年，並無過惡，今日之事，是我存亡關頭，昔年聖姑所說，當無虛語，爲何救星至今不見，再過片時，我那抵禦雷擊的冷蟬沙，必要用完，本身固遭毀滅，元神也保不住，如何是好，說時，又有兩雷，相繼打下，洞中人語聲，也隨同銀光外射，時斷時續，說完，見無回應，又說二次，英瓊本在盤算，洞中人的邪正，和所說真假，緊跟着又是一大團雷火，朝下猛擊，威力更強，已離底不遠，洞中人也似防到有此一着，所發銀光，竟比前大了十倍，兩下一撞，當時震散，猛瞥見雷火銀光，對擊爆炸中，由洞中衝出一條長大黑影，比電還快，朝空射去，方想洞中人的元神，必已逃走，看那去勢，分明邪魔一流，因其飛遁太快，可因對方隱伏洞中，苦修多年，并與聖姑相識，上來未存敵念，忘了迫趕，致被逃走，心正尋思，忽聽空中鵬鳴，聽出妖魂，已被神鵬抓住，正待命其下降，剛把慧光化身現出，口喚鋼羽速降，聲才出口，又是一團雷火，凌空下擊，同時，瞥見對面崖洞內，走出一個瘦矮老頭，生得愁眉苦臉，鬚髮亂如飛蓬，指爪甚長，下垂至地，衣履已全腐爛，上面長滿青苔，行動甚是遲緩，剛到洞口，雷已自下擊，英瓊見狀，忽然心動，忙運玄功，連人帶慧光，朝雷火迎去，兩下一撞，當時消滅，方覺天雷威勢，竟和本門中的太乙神雷相同，差一點道力，絕禁不住這一擊之威，爲

想詢問對方來歷，如何與聖姑相識，又料空中雷火，必還打之不已，剛將慧光加大，籠罩當地，現出化身，向其詢問，老人仰望天雷下擊，本是滿面驚惶，戰兢兢張口噴出一團大銀光，又將雙手指爪，一齊打斷，拿在手內，待要施爲，慧光將雷一擋，立轉喜容，朝着英瓊下拜道，聖姑之言，果然不差，先前老朽不合脫困心急，自洩機密，被附身女魔，偷聽了去，既想仗昔年聖姑所賜冷蟬沙，抵禦雷劫，又想挾制老朽，從他爲惡，幾致白苦多年，仍爲所害，爲此附骨之疽，終年沈浸泥水之內，所受苦難，已四五甲子，好容易守到時期，但我守護心神的一道靈符，却在此時失效，雷劫又自降臨，如躲不過，定必與之同歸於盡，幸而能免，仍和三百年前一樣，受那女魔挾制，終必違心爲惡，難逃天誅，正在焦急，幸而恩人到時，不如預料，女魔附身多年，既想害我，又想借我抵禦天劫，本來說什麼也不肯離去，方才形勢危急，老朽前受聖姑指教，那冷蟬沙，又全藏腹內，他見所發銀光，越來越小，天雷反更勢盛，才起了畏心，又見恩人，久不到來，哀求數次，均無回應，自知不保，本還想殺我洩憤，再行逃走，無奈天雷劫火，非我不能抵禦，冷蟬沙所剩無多，時機瞬息，稍縱即逝，才用毒刑，逼我盡量發出，以便乘隙逃遁，我強耐苦痛，才勉強留了一點，以備應付最後一擊，女魔凶險狡詐，本還不容，但見危機一髮，殘餘蟬沙，已去十之八九，再不逃遁，決無生路，這才不

願害人，抽空逃走，恩人恰在此時將最後一雷，爲我解去，大劫已過，別無他求，祇恐女魔，見我未死，又來糾纏，千乞恩人，將我放入寶網之內，暫避些時，等到事完，再容詳談，便感恩不盡了，話未說完，大股金光紫炁，已穿雲而下，老人喜道，且喜女魔，已被仙翁擒去，匆匆見面，衣履不周，不是萬不得已，也實無顏，再入仙府，此時雷雨已住，前山許還有事，無暇多言，老朽今日元氣大耗，這副臭皮囊，久爲女魔所污，幸得解脫，已不想要，請容老朽退去，稍爲養息，等仙府宏開羣仙盛會，再當面謝恩罷，說時，英瓊已看出老人，不似左道妖邪，所說也非虛假，本想回問女魔來歷，因何成了附骨之疽，受此苦難，神鵬已穿雲而下，口吐金光，雙爪各發出一股紫氣，當中裹着一個骨瘦如柴的女魔鬼，已不似初逃所見黑影，猶惡長大，正在光氣之中，猛力掙扎，一同飛降，英瓊：那女魔，一身黑氣環繞，生得小鼻小眼，兩額高聳，面無片肉，一張方形小口，露出上下兩排利齒，似見受他纏磨多年的人，未遭雷劫，自知先逃上當，心懷不憤，一面掙扎，一面執指咒罵厲聲，慘嘯不已，看出神鵬神情匆遽，雖用丹氣，將其擒住，急切間，當除他不了，忙喚你去多日才回，爪上紫焰，非你原有，莫非奉命行事，除此邪魔，神鵬正以全神貫注，無暇回應，將頭連點，老人又在下面求告，說女魔害他多年，如非聖姑恩憐，早爲所害，這近百年中，所受苦難，無異地獄，他還附

身不去，必欲殺以快意，在聖姑未坐關以前，本在外面害人，聖姑投鼠忌器，不肯除他，借我爲餌，誘來禁閉在此，如被逃遁，必留後害，話未說完，英瓊遙聞前山雷震，又接火无害傳聲，請速飛往，料有變故，心中一驚，隨將手往外一揚，數十百丈金光雷火，直朝金光紫焰中女魔射去。神鵬立將光焰放一空隙，等太乙神雷，穿射進去，重又包沒，英瓊爲防女魔逃遁，又將慧光，籠罩在外，祇聽神雷在內，連珠爆炸，一片霹靂響過，將女魔震成粉碎，神鵬立將光焰收回，慧光再往一圍，連殘烟餘氣，也全照滅，跟着，便見下面，飛起一團暗紫色的光華，上有兩根，長約七寸的指甲，耳聽老人喊道，我受李道友，與仙禽之恩，無以爲報，區區微物，日內許有用處，回到仙府，一看卽知，彼此無暇詳言，行再將見，說罷，白光一閃，老人已退入洞內，神鵬連聲急呼，恩主快走，英瓊接過那團紫光一看，乃是一個絹包，光自內出，指甲橫擱在上，心念前山羣邪，當已來犯，深悔方才不該離開，不顧細看，匆匆收起，忙往前山飛去，急於赴援，晃眼飛到，這時雲散雨收，碧霄如洗，新晴天空，更無片雲，大半輪月華，分外皎潔，清輝廣被，照得遠近羣山，光明如晝，祇雨水還未退盡，太乙五烟羅彩網層上，到處銀蛇亂竄，水光閃閃，絕壑松風，與無數飛瀑流泉，匯成一片繁音洪籟，水聲轟轟，震撼林野，四山齊起怒鳴，依遠嶺外，高山危崖，凡有缺口之處，必掛着大小數十根瀑布，

到處匹練橫空，銀虹下注，靜瓊谷中諸人，似已接到驚報，十餘道各色劍光，正由谷中飛起，在月光之下，虹飛電舞，往幻波池一面馳去，雙方恰是同時到達，方想妖人蹤迹，爲何未見，火无害等何往，忽見脚底太乙五烟羅的彩網，突似穹頂一般，暴湧起百餘丈，低凹之處，所積雨水，立被彈起，四下飛射，映着月華劍光，宛如億萬銀蛇星雨，雪洒珠噴，滿空飛舞，轉眼積水全盡，彩網也自下落，復了原狀，看出元皓所爲，大家見面，正待詢問，忽見一條紅影，中現兩人，挾了二條青光，由斜刺裏，越崖飛來，正是火无害，同了錢業，兩道青光，乃是兩個禿頭矮子，已被二人擒住，石完也自追到，細一查看，矮子身上被好些灰白色的光絲，將其綁緊，已然無力掙扎，石完先就怒吼，說這兩妖人，萬分可惡，李師叔剛去，他便來此窺探，我和錢師兄，聽火師兄的話，不令動手，先在暗中查看，這矮妖孽，看出本山有寶網仙雲籠罩，暗用邪法，想要破網入內，被弟子等看破，受傷遁走，一直追出老遠，已快漏網幸遇我姊姊石慧，由此路過，用干神蛛師伯所賜靈蛛絲，將其擒住，說本小寒山忍大師之命，繞道來此，現往尋他師父，不暇來此拜見，已然先走，請李師叔，用新得法寶，迫其吐實，問出陰謀，再行殺他除害，英瓊知小寒山神尼，決不會令其轉告殺人，石慧此來，雖是神尼這點，話必不同，所說新得法寶，必是方才老人贈的紫光指甲，再看所擒二人，貌雖奇醜，動

身青光，正而不邪，好生奇怪，萬珍寒等，一千男女同門，紛紛趕到，惟恐這兩人，有什來歷，並非左道妖邪，受人蠱惑，來此侵擾，如非真正仇敵邪惡一流，便應體恩師與人爲善之意，設法化解，免樹仇敵，不可使其過分難堪，便對衆人笑道，這兩人似非左道妖邪，也許受人愚弄而來，火賢姪見問較多，方才曾與對敵，可曾問過姓名來歷麼，火无害先背着二妖人，朝英瓊暗使眼色，再笑答道，弟子方才正在守望

面寶城山上，青光連閃，也因不帶邪氣，未往查看，仍守原地，後聽雷聲隆隆，與方才天雷不同，忙和錢石二師弟趕去，一面傳聲，請師伯速來坐鎮，到後一看，這兩人正用五雷天方擊，朝山脚猛攻，才知不懷好意，動起手來，問他姓名來歷，一言不發，後爲弟子等法寶飛劍所傷，逃遁甚快，恰遇師妹石慧路過，用靈蛛絲將其擒住，他仗青光護體，掙扎欲逃，因那光絲，十分神妙，越掙越緊，他那附身青光，並無用處，方始長嘆了一聲，不再倔強，忍大師祇命石慧，由鳩盤婆魔宮，脫身之後，繞道依還嶺一行，如有什事，請師伯用新得法寶查看，自知細底，並說易師伯，明日脫困，東海雙凶，和所率同黨，當在明日午後，陸續到來，初上來這一兩天，足可無慮，越往後越利害，各位師長，均須小心保重，量力而行，否則，最好退入幻波池，寧可外面人少，多費點事，在李師伯定珠慧光防護之下，以攻爲守，不出光圈之外，尙可無害，切忌輕敵，太乙五

烟羅，玄門至寶，到第十四天上，必爲妖火所毀，未免可惜，不妨在前一日收去，日後重煉，仍可應用，照此行事，防禦較難，但救兵也必趕到，祇守住仙府兩處要地，終能化險爲夷等語，這兩人必是受人之愚，背師行事，暫時未必肯說實話，弟子想請師伯，乘此空閑，帶往無人之處，或將他困入小須彌境，用五行仙遁，迫令吐實，或由弟子等，用太乙青靈神光，將其罩住，外用太陽神光真火化煉，當無不招之理，英瓊方覺火无害，還是心粗，這兩人來歷未知，心意莫測，如何當面盡吐機密，心疑石慧說時，未用本門傳聲，不曾背人，忽聽寶城山上，有人接口遙呼，快將我兩個哥哥放走，從此決不再來擾犯，並還感激你們，祇敢用五行仙遁，毒刑拷問，或用神光真火化煉，必和你們拚命，將整座依還嶺，震成灰烟，莫怪我狠，衆人聽那語聲，是個少女，由相隔數百里的對山頂上發來，語多恫嚇，萬珍，李文衍，秦寒蓴三人，聽了首先有氣，也未告知英瓊，便同飛身趕去，餘人也相繼追往，祇申若蘭，向芳淑，同了石奇，趙燕兒等，五六人未走，莊易忽在此時飛來，見面朝英瓊把手一揚，上現字跡，英瓊看完大驚，見他連本門傳聲，均防對方警覺，料知事關重大，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集分解。



| | | |
|---------------|---|----|
| 蜀山前傳：長眉真人專集 | 四 | 冊 |
| 還珠樓主：大俠狄龍子 | 三 | 冊 |
| 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傳 | 五 | 十 |
| 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後傳 | 三 | 冊 |
| 還珠樓主：青城十九俠 | 二 | 十五 |
| 還珠樓主：蠻荒俠隱 | 五 | 冊 |
| 還珠樓主：雲海爭奇記 | 十 | 一 |
| 還珠樓主：武當異人傳 | 一 | 冊 |
| 還珠樓主：青門十四俠 | 四 | 冊 |
| 還珠樓主：邊塞英雄譜(全) | 一 | 冊 |
| 還珠樓主：冷魂峪(全) | 二 | 冊 |
| 還珠樓主：峨嵋七矮(全) | 三 | 冊 |
| 還珠樓主：柳湖俠隱(全) | 六 | 冊 |
| 還珠樓主：黑孩兒(全) | 三 | 冊 |
| 還珠樓主：虎爪山王(全) | 一 | 冊 |
| 還珠樓主：俠丐木尊者(全) | 一 | 冊 |

正氣書局出版

民國三十八年一月版

武俠長篇 蜀山劍俠後傳 第三集

定價金圓 4

著者 還珠樓主
出版者 正氣書局

發行者 正氣書局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電話：九三〇〇六三

特約發行地址

電報掛號國內五三〇〇六六 國外CHENGCHIBCO

| | |
|--------|--------|
| 常州青年書店 | 蕪湖環球書局 |
| 廣州興華書局 | 天津正心書局 |
| 長沙興華書局 | 杭州武林書局 |
| 開封明善書局 | 漢口青黎書局 |
| 徐州新新書局 | 廈門新錄書店 |

紐約特約所 71 MOTT STREET NEW YORK 13, N.Y. KIN KWOK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行發總局書氣正號九〇二路東山海上

作傑部全·主樓珠還 名家小說 武俠

造印量大始開已業·售經家獨局書氣正

愛讀武俠小說諸君的好消息！

敬請各界注意為荷！

在，為已界書價未物樓立皆銷力郁所勝長
 請即不發刊求局願能價主即知尤萬，得，，
 各，問行各購鑒，廣高作爭，廣鈞使，探見著
 界精外，全之於想為漲品購退，，人發隱開名
 注警專藉部股坊望印，之一邇讀識愛為訪廣博俠
 意無，慰作切問之造成精空咸者者不小幽博俠
 為比專讀品，優股，本華，開之無忍說，，小如年渴望
 荷之為者版成不良，讀奇動聲矣衆不釋，實足說專
 ↓新著。權惜武有者重人勞。、嘆，不屬跡專
 作作並，巨俠如重，、之往與服且懂當遍家償，
 ，重開大作飢價致何盛時日。行情世名還！
 亦除金始成品渴搜樓得，一俱故文節奇山珠
 即未聘大本之。購主珠空書增所汪離人大樓
 陸完請量，難茲，大此前行，作洋奇之川主
 續成樓印承得上往批。未世業既恣，一，，
 出者主造購，海往傑年有，已富肆趣。搜學
 版完到，樓與正難作來。無婦，味以奇識
 。篇瀝廣主各氣以，因非不儒行筆濃其撰優

讀者多年渴望！

▲久已馳名各傑作▼

蜀山劍俠傳 第一至五十集 已經完全出版

青城十九俠 第一至廿五集 已經完全出版

蠻荒隱俠 一至五集

雲海爭奇記 一至十一集

邊塞英雄譜 一集

新著傑作

蜀山劍俠 第五十集

柳湖俠隱 叁集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版

翻印必究

定價金圓

還珠樓主著

版權所有

正氣書局印行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47